

王文莊公文下

何文定公文



續中州名賢文表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七

宛平

邵

松年

伯英



王文莊公

毅齋別集

詩

經筵罷有作

祕殿清嚴繞直廬
偶隨羣彥玉階趨
微侯元老東西黃
業青編上下舒
衣錦何慚周士貴
談經無取漢儒拘
皇朝盛典闢熙運
太史真當不一書

送李仲仁南京太僕少卿

聖朝收苑在滁陽
柏子潭邊萬木蒼
森鬱石林蟠水府
微

續中州文表卷十七

一

茫金埒繞山堂
衛風魯頌規猶狹
漢祖唐宗道未光
不有龍媒生感會
難驅虎帳制要荒
人才正得江東俊
天廐行收冀北良
此去更應多樂事
瑯琊深秀釀泉香

五鳳樓下作

巍巍華闕屹中天
離立橫陳傑閣連
飛棟承簷瞰風雨
步廊繞檻俯山川
典章猶說周懸法
祥瑞曾聞漢紀年
豈謂中朝無賦客
何人能致浣溪牋

京華秋興

鷓鴣高寒紫殿陰
金壺銀箭夜沈沈
洞簫賦美當誰聽
紉扇詞工謾獨吟
暫狩長楊沿漢制
終思茂草戒虞箴
屬藁

0247559

猛士應多從傾耳西風玉輦音

又

病憐歸計苦難成形影蕭然在帝京中世功名殊不易殘
年去就自須輕寶符臨代胡應遁玉馬朝周客已盈未睹
金根還紫禁菊花何意向人明
潏潏黃雲覆白沙鐵衣萬騎迫中牙
氍毹踰漢烽繞息虎
帳傳餐士不譁金矢射康寒磧遠玉鞭盤馬夕陽斜凱歌
入塞期非遠鵠望應憐百萬家

晚霽

殿霽晴鋪雪樓寒晚暮烟翠華何處駐紫蓋幾時旋
殿見棲鴉集愁聞急柝傳萬方心未已切望中興年

慶成燕

殿角徘徊午至昏赤墀人影月中繁羣分莫避風霜冷聲
來如聞市井喧命下衣冠方就席天旋參井正當軒禮成
還舍燈前坐醉向家人說主恩

過厚載門見諸公主府有感

列第環宮盡主家當年樓殿入雲奢五侯過謁停金勒萬
乘行臨駐翠華膳婢烹魚銀作釜官奴調馬玉為撾子孫
誰復知師儉滿目頽垣上蘚花

讀史

亭亭千尺松託根高岸濱高岸化為谷喬松摧作薪古昔
賢智士厯相九州君因依一失所名隳身亦淪齊緯少英
藥况復窮荒淫始毒龜茲主終為關輔魂長鯨游斷港千
載悲王琳
全歸效白樂天
何處難忘酒青山獨對時風塵終不染軒冕棄如遺煮海
黃金積歸湖皓齒隨此時無一盞寧免竹林嗤

一日復一日
一日復一日一歲復一歲容顏謝舊丹步履添新憊自顧
非金石焉能久不壞既無經世才又乏入時態南陽舊業

存先聖遺文在歸哉娛暮年功名非所賴

傷春

亂離今日始悵望此心違鴉噪青油幕梟鳴白板扉飲酎
增感慨吟苦入元微花柳尋常路行人半鐵衣

八音

金醴微酸入齒寒石壇終日盡清歡絲萼最憶江東美竹
几偏憐渭上寬匏瓠戀籬秋未摘土田宜麥晚猶餐革車
三百安邊足木強吾猶論治安

聽雨

中宵不能寐聽雨更漏徹幽思紛難理亂如春草茁嗟此

方寸地何由得澄澈淡然百慮忘忽爾一鏡潔獨有憂世
念痛掃猶未滅人言愁有根茲理詎易詰

聞謝汝威憲副左遷黃州同知

雪堂赤壁景常新又向明時見逐臣河嶽日星同正氣水
霜雨露被深仁化機倚伏誰能測人事炎涼不可陳若到
東坡舊游地一樽無惜酌芳塵

偶得

人讀秋水篇自謂胷襟大我讀秋水篇往往笑其隘既自
落方所焉能無內外至哉關洛言千載誰當會

歲暮

卷十七

四

歲暮偏多感淒涼對酒危語真閒憶悔寒甚獨眠知雁斷
邊無信梟鳴國有疑山川未修阻愁絕滯歸期

得彭濟物書

疾拆封皮起立觀卷舒數過涕沈瀾始遭讓口辭榮易終
註深文脫禍難門巷無車同隱逸衣冠去體覺輕安失侯
故將君休歎難得身名不屬官

和丁應韶謁陵

九疊屏風繞六陵畫家何處有吳興齋房薄暮休徒旅寢
廟中宵列豆登燭為映空明不定衣緣御袂冷難勝帝城
明日南歸路山色猶沾未了晴

送旅人還家

涇涇泪承睫別思老難禁爾去魂堪斷吾衰病已侵寒雲
黃磧近闌霧紫垣深歸對家人說囊空不寄金

送楊名父

洞庭湖上岳陽樓范老文光貫斗牛岸芷汀蘭行客薦陰
風濁浪使人愁登臨問俗勞綏撫邂逅逢仙足唱酬郡有
仙民如柳子煩君一為訪林邱

題馬

龍種牽來御苑深曲江池上柳陰陰奚官執轡如通語畫
史含毫覺苦心秦地換驄輕皓齒燕臺買骨賤黃金英雄

卷十七

五

識度從來別享妓吾常詫翰林

寓興

夢中曾到鬱藍天下視烟空月正圓犯斗槎來風浙浙拂
衣石在剗綿綿壁門金甲森牛鬼玉殿霓裳架女仙欲向
榻前陳世事蟠桃宴罷帝方眠

陳廉夫都憲寄詩敎舊用韻奉答

四海斯文骨肉親相逢懷抱幾人真當時傾蓋嫌何暮此
日裁書恨未頻雲盡楚山濃有態月明漢水淨無塵懸知
詩思兼天漫願賦南風獻北宸

紀夢

首句夢中所得足
成之亦夢中景也

濺沫跳珠百斛全來從舍後繞窗前杜陵亭館花垂發靈
運池塘草正鮮銀屋漸翻趨海浪錦帆俄載渡江船一聲
雞唱東方白身在南堂獨自眠

白雲謠

白雲停碧空熟視如車蓋須臾不用明已覺非故態紛披
既似錦連延復若帶隨風一散亂蕭然落天外何不為甘
霖與物留遺愛近天竟如此南畝當誰賴

君馬青

君馬青臣馬駢二馬同逐臣馬輕渥洼汗血秋遺種房駟
精芒夜委形玉鞭不向章臺路寶鐙惟隨驛騎營夜上黑
山覘虜帳曉趨青海設疑兵長驅當戶居延塞生縛賢王
邏遮城當時愛妾雖輕棄贏得青編著姓名

題七賢圖

洛水橋頭蹠血新繁陽檀樹已斜曛山川纔入三都賦廊
廟俄成九錫文青眼醉鄉能避世白頭吟社不離羣諸賢
心事誰當識唯有延年詠五君

擬出塞

大宛匿名馬漢使徒手還武皇赫然怒貳師啟兵端帳飲
發素漣鼓行出玉關兵氣千里白軍聲六月寒身熱與頭
痛所過增悲酸行行歷四載夢歸良亦難將軍正恃寵部

曲誰敢干所喜涉歷遠始知天地寬

九日登通明閣

飛閣岩堯接太清丹梯躡處覺身輕不逢湖海元龍榻虛
想烟霞子晉笙落木峯巒生夕靄飛花庭院動商聲倚闌
毛骨俱蕭爽何必蓬萊宮裏行

送殷文濟福建僉事

疾惡寧知忤近臣左官猶喜牧齊民兩河父老思應切三
府公卿薦已頻齊舫入閩虹貫月牙幢照海屋浮春澄清
自是君侯志鸞鳳無勞讓昔人

送呂亞卿晚歸對酒呈李應和

孟冬天氣合增綿輕翼纖締尚未捐江上送人俄值雨山
頭望樹盡生烟一尊相對還家後雙鵲爭鳴隱几前向夕
林風漸淒緊長安忽憶酒家眠

效燕臺體

感繡金花蟠小鳳瑣窗微步環聲動香霧霏霏暮百花海
棠新足陽臺夢柳絲深院啼早鶯小鬟度曲調秦箏一番
微雨潤芳徑幾處疏簾垂翠旌綠雲送度蘭香廟玉笙吹
徹陽春調鎮日眉峯不解未信佳期負年少越羅綵縵蜀
錦鮮九華帳裏爭春妍鶴書忽下征車發從此蘭堂獨悄

然

寓意

夢入名園紫翠重雲樓霧閣與天通凌空天矯黃金鳳跨
水灣環白玉虹只恐軒轅游化國又疑漢武幸離宮神奇
妙麗無人識尚覺靈光賦未工

蕙

華軒雨後一凭欄砌蕙花疎帶薄寒風遞暗香圍醉榻日
烘晴色映騷壇託根自喜叢依竹著譜誰知品亞蘭不是
賢王開邸第空吟楚語憶江灘

題楊應宣贈大司徒周公致政序卷

黃髮聲名四海聞忽辭鵷序狎鷗羣公卿盡上留歡疏朝

卷十七

八

野猶騰青沈文行色蕭蕭楊少尹吟情炯炯鮑參軍從來
直士多違物自昔高人善解紛楓陸爐烟離御榻柳溪書
屋俯清汾五年去國非輕世一飯登筵敢忘君鳴玉禁垣
思左掖賦詩秘殿憶南薰釣天自歆遊仙夢冊府誰明扈
聖勳晴靄半川村似畫晚風十頃稼如雲尋僧遠寺峯巖
合候月涼臺浦澈分難與兒童論出處時招父老話耕耘
鶯花園圃紛紅豔鳧藻池塘澹綠紋劍几紫駟碑僧裕芝
蘭玉樹砌芳殷導揚麗則迨騷雅著述雄深協典墳金馬
暫遙還擬到銀魚雖舊未須焚化源可忍忘調燮時病能
無買戚欣公道浩然歸范老文堂久矣待奚斤皇恩早晚

憐者舊威鳳重看入紫氛

畫梅竹綃帳歌

金猊香斷鶯啼午
簷外赫曦然熾蓋玻璃盈浸白龍皮未
辨祝融旗一舞
賴鴉啣大東西飛六銖透汗融霞衣水亭
風榭二十四舊日澄鮮今總非
淇園高士西湖客千里相逢情脉脉
避著宜傳河朔方鐵心解有天桃色
翦雪裁冰十幅綃象牀軒敞當蘭寮
絺衫紈扇斤不御森森兩腋生
寒飈丹青妙出天神手神氣凜然驚
戶牖河上招邀桂海仙何以贈之帳
如斗玉鈎瑩潤桃笙華晉山汾水清
無涯風流未有江淹賦麗筆深慚五色花

卷十七

九

乘涼

夏木陰陰清滿院
但欠黃鸝枝上啣圖書撥置一間行風
灑纖絳涼拂面陰山水雪凝寒雲赤
腳踏之徒有云九成但許岐王借百尺
泉聲豈易聞陰洞疎簾細烟霧桃笙葵
扇環輕素書生老此夢未曾藜杖常思
川上路酷知未斷區中緣三年留滯心
如煎何時大澤深山裏野服人呼物
外仙

題陳文靜畫雪景

村樹溪橋不一重
冒寒行客袖龍鍾病夫無處逃煩暑負
手時來對雪峰

雨餘

雨餘天氣佳物色足明麗甲第鬱青烟日出歌鐘沸紛紛
冶遊子袷服並輕騎大車若霆擊馳騫不相避華闕連飛
觀突兀雲霞際清風自遠至昭陽聞鳳吹是時屬季夏蟬
聲初嘒嘒高柳遶禁城清渠入大內朱樓列廣筵八音競
繁會嘉蔬與珍果市肆無隙地繁雄莫與京夷夏復鱗萃
五都陋財雄三川鄙聲利下才冒珠寵奄忽逾半歲雖樂
散忘歸自少風雲氣

玄鶴

舞罷微行入綠陰蕭然離立意何深風前未展凌雲翮月

卷十七

十

下惟傳警露音已是丹砂凝作頂卻疑白玉展為心銀河
碧落他年事閑啄階苔側睨林

和張涇川鞭春

帝里重游再值春緋袍牙笏愧儒紳詩來直覺殊無類才
盡深慚筆有神寒逐土牛俱破壞物隨野馬共鮮新老年
卻是多歸興故國常懷寂寞濱

承張涇川燕款用十二辰體呈謝

鼠腹山亭逢痛飲夜見斗牛歸未忍分曹角勝劇虎鬪顧
兔逐麋堪笑澗先生自是人中龍瑣瑣漸予但蛇蚓少年
妄擬馬服奇晚景惟思羊仲隱獼猴欲畫麒麟閣瓊裹醢

雞徒取哂不煩狗監薦凌雲猪嘴關人善朝品

奉贈平臺先生李宗一

收衆揚旌出漢南劍鉞到處拂烟嵐妖童跋扈今元濟儒
將風流古賈耽已遣蕭清專帥閫暫收雄爽寄僧庵茶香
禪榻知蕭寂欲袖陰符共一談

冬初大風

庭樹連宵撼朔風玄冥似欲洗長空埃清萬木凋零後境
淨三辰映發中雕玉房櫳初熾炭卷蓬原野乍調弓書生
閉戶無他事一卷陰符坐臥同

正德三年冬雞禍死必空羣至於闔城達旦無一

卷十七

上

鳴者因作詩紀之

雄雌雜鳴事亦神化機能識定誰真自從耳畔啣啣息無
復中宵起舞人

除夕

雨露霑濡始風霜偃薄餘一尊銷舊慮數卷貯新居陌上
人聲絕燈前僕影疏年光如逝水今夕見乘除

宿夷齊廟廟在蒲州南六十里

白旄黃鉞出關東扣馬何人氣吐虹後世論心宜論跡當
時憂道豈憂窮豐碑合有昌黎頌古木終無下惠風公議
千年如日月姓名猶落謗書中

解州西湖

中條山下解梁西萬頃晴波蕩彩霓樹合似妨雲入鳩城
危遙見草連堤星河此日分秋浦涑水當年沒夏畦安得
樓船載簫鼓月中一泛碧琉璃

馬邑聞砧

東風何處數聲砧夢裏虛簷轉午陰虎竹繽紛驚調發鶯
花寂寞懶登臨煙霞有約歸難遂勲業無成病易侵非欲
短衣隨李廣投閒聊遂讀書心

宿佛光寺早行

路遠投僧宿山光怯曉行白雲千嶂溼黃葉一村明浩蕩

卷十七

十七

頻南渡間關更北征老農無世慮曳杖看兒耕

又

冷霧涼雲處處飛行邊日出懶褰帷青山莫怪不相見容
子秋來未授衣

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

一髮微陽動九泉天時人事共推遷梅花信在水霜後雲
物祥在觀闕前寒谷肯噓鄒子律青袍不入杜陵篇萬方
送喜知何日目極燕臺思惘然

自大安驛曉起赴壽陽縣

汨汨泉經坎昏昏月次房彩雲凝析木紅日上扶桑鬢髮

光陰速功名道路長未能忘著述但恐愧班揚
芥泉驛

小驛停驂日未斜坐看風景吸清茶崖斂石縫如鐘款瓦
繡苔紋似劍花隨水灣環營棟宇因山下止植桑麻居人
隔戶爭窺羨竇識塵埃鬢易華

出巡至忻州
攀葛捫蘿一月期艱危歷盡得平夷柳州不著因山賦工
部惟吟下峽詩
景物初經眼從此襟懷喜可知

靈石讀吳方伯為吳都憲題竹詩

卷十七

兩山秀拔雲中起蚓屈蛇蟠走千里樓堞參差環碧城灘
瀨琮琤東流水城中突兀烟霏青背山臨水開簷楹主人
不異周退傳詞客偶逢吳武陵使呼童僕傳觴酌屑玉清
談雜諧謔月上東巖未許歸參橫西閣猶陳樂停盃緩尊
初論文可人不至徒紛紛拂床未用喚毛穎折簡先當徵
墨君此君風度殊清警賓主對之俱耿耿雄辯曾聞四座
傾高標全遣孤懷醒武陵原是文章仙醉來鉅筆揮如椽
連看俊逸成新句條報春容就大篇彩霞爛熳千絲匝幽
澗清冷一泉戛脫串明珠落玉盤躍淵窅劍離瑤匣終南
雪霽千峰寒洞度五月波漫漫歐陽宛轉明妃歎太白雄

豪蜀道難天才敏贍誰能及建安風骨元和格固應擲地
有金聲誰信鑿崖無斧跡南來數日消佳思聞詣主人談
舊事雲母屏間一再看飄飄欲有凌雲志征車未審駐何
鄉望極黃塵道路長懸知芝宇難披奉歲暮相因會晉陽
自渾源赴大同道中
僕從衣裘薄溪山水雪深西風吹劍首曉日照琴心慷慨
平胡策淒涼出塞吟書生徒有志但恐二毛侵
二月平城落巖寒不易禁馬馳邊雪遠鵬沒塞雲深草樹
春無韻風沙晝有陰江南當此日一刻可千金

南關道中

卷十七

七

犖砦山中路蕭條澗上村倚巖蘿補屋向日席為門耒耜
生涯薄衣裳古制存人間正澆靡此景共誰論

自五臺赴崞縣值雨望原平驛在滹沱河西不得
至聞大莫村有寺可居欲赴之

戴星辭縣郭值雨覓禪關河隔原平驛雲昏大莫山濟時
功業遠涉世道途難致國烟霞窟何時著我閒

襄陵分司

遊歷關湖跡似萍塵襟到此頓然醒萬竿綠箬真淇澳一
點青螺小洞庭魚藻浮游時近檻鶯花爛熳欲侵樞水南
居士今陶謝恨欠新詩落素屏

遊晉祠觀敷老泉

一泓俯幽深疑有蛟龍臥卻立不敢窺况敢輕一唾瀉實
玉珂清入羅帶涯空或通海流駛可旋磨下溉稻千
頃旁潤竹萬箇行旅藉飲濯居人免寒餓崖刻半剝落石
路時坎珂俯觀魚鼈遊仰之燕雀賀豈伊道士貧母乃令
長過右顧十畝塘西有百重邏恨無擇勝亭與客同唱和
何當行役休終日臨池坐

自嵐縣至興縣

自將行李出并門此地真堪一斷魂樵牧徑荒惟是寺逃
亡屋壞不成村澗堆崩石灘聲壯峰過飛雲樹色昏洞口
薜蘿含夕照虛疑物外有乾坤

蜚狐道中

一抹殘陽帶峭峰遠途詰曲莽難窮澗溪過雨波仍綠草
樹經霜葉已紅壯士吹笳鴻度塞老兵束縵鵲驚叢終年
奔走成何事慚愧青冥斲木翁

題山陰分司壁和韻

落日高城鼓角悲遺民兵後不勝疲烟塵慘慘浮關口萬
棘荒荒被水涯土瘠稅租常若重年登妻子亦啼飢壁間
秀句休磨滅萬一朝廷要采詩

懷仁道中

深泥亂。懷仁道細雨涼烟秀。女村雀碎野田禾半熟。牛
鳴寒澗水初潭。山川近塞難遊。日歲月逢秋易斷魂。敢向
天涯滯歸興。白雲回首在并門。

汾州遇孫廷用大叅談蒲津事有感

憶昔蒲津作勝游。滿河風浪拍蘭舟。歸來酒醒魂堪斷。從
此心輕鶴雀樓。

自宣鄉赴隰州道中

夾路荆榛合。迷溪水雪深。風高疑有虎。井冽訝無禽。日色
烟中薄。樵歌嶺外沈。不緣經險阻。誰識丈夫心。

淨綠來遙澗。荒寒繞古祠。神鴉啼樹少。鬼馬上雲遲。畫壁

新無日。泥形壞有期。吹螺并擊豕。宣憶作妖時。

沁州道中

十年江左宦情闌。此日并門復強顏。細柳依依標北道。生
烟漠漠護前山。數聲清瑢鳴蛙沸。一點黃塵探騎還。回首
中原渺千里。白雲飛處是鄉關。

隰州道中

春暮猶驚雨雪繁。山川東下野烟昏。園花寂寂紅無信。池
草盈盈綠有痕。楊柳影中人聚首。鶉鳩聲裏客消魂。何時
了卻平生事。一卷羲經獨掩門。

二月二十二日夜風大作旦日當赴石州

半夜狂飈撼客扉明朝應是減晴暉不愁去路緣青壁卻
恐流塵浣素衣春半尚疑花信杳日長猶覺鳥聲稀無因
得入鈞天夢空遣營魂化蝶飛

太原送朱景暘還吳中

淮浦分攜已十霜并門重會話偏長江湖生計憐君薄塵
土征衫愧我忙明月可能忘故國浮雲何事戀他鄉太湖
此去春波綠莫遣清樽負夕陽

后土祠汾陰

雖上傳聞后土祠遺臺此日見參差雷霆夏擊河聲壯烟
霧溟濛樹色奇帳殿入雲思警蹕樓船照水憶旌旗寧期

衰歇今如此地下秋風客豈知

紀夢

北面軒窗臨野坐千丈風埃自西過摧青折綠半空飛氣
結陰雲亦掀簸心疑客兵乘勢出須臾一片青旗磨萬馬
馳原首盡東游騎旁行司徹邏逢人則縛畜則驅一虜吹
唇羣虜和屏遮戶掩不敢窺窗外鏗然游矢墮衆客傳觀
面若灰舉手惟期天悔禍一人面濶須髯紫身長九尺雙
耳大胷中韜略知有無寶劍頻看手頻唾謂言在謀不在
勇有勇無謀不在懦譬如瞿塘山水來奔觸濫灑徒自挫
項羽咸陽三月烟高帝平城七日餓君觀事後敗與成此

虜虛驕何足破移時埃滅天亦清向者胡兒無一箇雜聲
偶向耳邊鳴身在他鄉方獨臥

至聞喜懷裴趙二丞相

光嶽精英產大賢兩朝初數中興年選掄人物惟尊洛開
拓封疆直到燕江左規模誠遠矣淮西功業更巍然姦邪
一進忠良斥千載深悲寄簡編

再次李宗一新野道中

山郭飛今雨林花殿晚春梅猶橫月觀鵬欲到天津社稷
資羣策乾坤見一人不緣平寇役安得奉清塵

新寺宴集和吳方伯憲之韻

卷十七

十八

蕭寺無塵偶盍簪右丞暇日肯過臨北門鎖鑰同司管南
部烟花總繫心禪榻一尊風月飲蠻牋千首短長吟聚星
散與荀陳並且學坡公在汝陰

翼城縣與道亨員外夜飲於潞公軒

離離晴雪映征轅陟嶽無何復降原表裏山河唐叔國高
低闡檻潞公軒清談未用辯桐葉爛醉須期眠竹根馬首
明朝又西去擬將心事向誰論

感事

隨牒并州歲未遙身如傳舍閱時髦政緣立異紛更數名
為求奇毀譽勞著論何非國語投文枉用反離騷忠邪

耿耿存高議莫道時無白鳳膏

襄垣與劉廷瑞飲至晚旦日赴沁州途中有作
夜共劉郎盡一樽宿醒未解出襄垣泉縈亂石泠泠澗樹
帶輕烟渺渺村牧豎行嗔鳩逐婦樵童走報鶴生孫山中
物物堪題品獨對毫端闕妙言

河南拜諸葛武侯祠

四海塵飛漢道窮草廬抱膝隱人龍器含英霸誠無匹時
屬艱危自有逢將相兼權才即用科條叅署善斯從定軍
山下墳前廟白羽應存昔日容

過顏魯公祠

十萬燕弓鐵作胎孤城橫截虜塵來盟連忠義凝無散戰
接蕃戎合復開社稷也應憐士節廟堂不肯惜卿才精神
定與星辰合仙佛區區底用猜

漂母祠和馮佩之韻

急絃無緩音壯夫無懦心豪傑重自許不減雙南金生世
苟非時宜免少浮沈英槩固不偶惡少亦易禁功名自有
會結交誰可深長劍徒倚斗不救寒餓侵久知老媪奇且
致禮貌欽一飯既醲至數語良崎嶇惜哉大業成卒為豪
主擒藏弓古已爾什俾宜獨令我謂漢高度不如漂母襟
停舟真蘋藻黃葉堆成陰

再和過漂母祠

萍梗無定跡山川傷客心昔過淮陰城柳色初含金日月
如奔馬大火俄西沈重遊漂母祠幽懷浩莫禁老嫗何足
錄起予良獨深韓侯才跨世未達遭陵侵婦人乃具眼進
食豐且欽數言殊清壯老氣知岑嶽假使為男子豪傑寧
見擒典型不可泯煜煜輝來令寒波下木葉西風吹危襟
居民不解事牲酒祈晴陰

金陵再和舊韻

天王赤幟颺秋風初舉湖南次浙東萬里中原還舊觀千
年古史紀神功離宮臺榭無燕女甲第笙歌有魏公龍鳳

當年真牧豎可憐隨世作英雄

四聲詩

金陵今皇州重游逢青春仙堦華簪明神邱縞衣新稱觴
歡妻孥豐財慚臣鄰何當歸田園焉知時無人平

葭灰飛微和鳥語皖已雅陰雲鋪層空擘兩響古瓦閑思
窺羲黃老悔擬董賈蕭然如何言有酒詎可把平上

輕輪游芳園斷岸瞰細浪江山晴逾佳意氣醉更壯常期
形篇章定愧勢縱放惟應鸞臺仙爛熳焰萬丈平去

水霜消無餘日月復厯吉暄纔除貂裘馥即覓木筆當官
彌恭勤列牘及得失行將尋名山不欲局一室平入

至後三日雨雨連夜復三日

江南冬月氣猶溫風雨蕭蕭至後繁鍾阜雲連禪寺塔秦
淮潮上酒家門問來訪戴難乘興老去游吳易斷魂何似
鄉關醉呼騎短衣衝雪獵平原

送王思獻赴召為北監祭酒

昔忝教胄子得從歐濱遊粗官間華序承免鄙外羞前經
藉誨益舊章資訪詠匆匆僅數月所獲良已優乾坤入冬
序風霜淒道周聞變我南邁守官君北留自茲涉四載何
異風馬牛每奉瑤華音朗若鏘琳璆今年叨會府相逢帝
王州感往結百慮撫今散千憂豈徒燕豆款實異闕典修

卷十七

五

天忽降溫綉君復登綠舟人生足離合世故多繆悠積思
恆蹇方遣抱謾夷猶徘徊朱雀桁觀覽白鷺洲勿言別日
短盍簪莽無由君有廟堂器况居作者流勗哉保令德慎
矣驅華輶

寫懷

十年夢斷紫宸班此日重來是強顏入粟新郎方赫奕看
花舊侶已闌珊未能拔足風塵表且復冥心造化間常恨
六經無定見功夫從此得循環

和河東王詩時僉事郭珠上疏薦周尚書伯常王
詠其事吳方伯獻之和予亦繼之

柳溪初草歸田賦奇節巖巖動鷓序東府元僚柱石臣拂
衣卻覓雲深處玉堂不夢分詞頭度支鹽鐵俱罷休晉山
汾水舊游釣故人尚可同衾稠蜀客君能補天漏銀管彩
毫三滌漱剴切忠言當上心一封秀出羣公後今春霞蔚
留戡章五十餘章無此詳君王萬一經清覽未許堯舜名
偏彰今代東平新閱疏最喜君詞出情素睿墨淋漓數百
言亦欲忠良俱得路江東李子如浩然捷才敏思同推賢
興來屬和不停綴明珠大貝人爭傳薦賢為國古雖有此
日尤欣出君手愧我逢時寡薦聞青簡他年難藉口

臧都閻乞詩壽其祖九十翁

卷十七

三

憶昔高皇起淮浦猛士如雲劇虓虎東距滄溟南截江上
公元侯以百數太宗皇帝興幽陵白旄所指無堅城翁家
亦是維揚俊荷戈實扈鑿輿行雄鎮青齊多勁卒中間大
戰三十六小河忽中金僕姑錫命長為萬人督傳子及孫
孫又子世在南陽掌軍壘至翁尤挺瓌竒姿風流遠濟前
人美少年白馬金鞍勒呼鷹晚出垂楊陌路人驚避指且
言寇虜安能當此客祇今年紀九十餘龐眉鶴髮仙之臞
張良思逐赤松子武帝難留陶隱居翁今有孫能嗣職談
兵說劍稱無敵丈夫羞比錐處囊烈士空嗟驥伏櫪薦書
忽入明光宮名位已與三司同遊梁未幾卻歸省錦袍錯

落橫雕弓喜翁落落人中瑞初度開筵集豪貴况見庭階
玉樹蕃勸酬俱向花間醉祝翁且誦難老詩北山松柏南
山芝浮邱紅屋共來往天長地久無盡期薄宦驅人逾十
載歸來顏鬢人驚改長生有法要翁傳會上蓬山閱桑海

田家謠

今年滿井多宜稻不宜禾翁辨登山履兒營牧野叢總期
畢婚嫁都不畏徵科一早連秋夏方嗤歷有訛

送范齋李先生致仕還吳

春色俄看到枳花江東行客理歸槎世途水馬波難泝吾
道人龍跡已遐安世平生多氣節少陵老去隱桑麻袖中
未有留戲疏羞向燈前看莫邪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八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王文莊公 凝齋別集

賦

過冷泉賦

出寒城而北驚兮望冷泉之近闌霧昏昏其若塞兮天莽莽而凝寒屹兩山之夾引兮鬱左縈而右盤來長風於遠壑兮瀉湍瀨之潺湲塵壑頽洞而蔽日兮蘭蕙滅沒於榛菅層氷結而若崖兮行勃窣而屢跚逮高春而至止兮儼昔經之市闌繫予馬於蕭寺兮步予目於澶漫互長衢其

續中州文表卷十八

一

若繩兮比萬舍之孱顏覽門巷之蕭條兮獨怍怍而鮮歡進父老而問故兮何屋豐而市愴豈子弟之情遊兮將歲惡而物殫父老喟而復予兮曰匪使君之所嘆叢靈石之為邑兮實生意之闌珊土旣瘠而賦重兮連鄉社而貧孱民十七以在外兮咸從事於木刊惟朝燕而暮代兮鑿春去而冬還得微利以潤入兮庶俯仰之聊寬自吾祖以迄於今兮不改業而他攀屬頃歲之失律兮胡塵薄於南山紛東跳而西盪兮縱殺掠之凶殘致守臣之興憤兮謂邊民之壞援非重法以深治兮慮不足以懲頑按氓輩之積木兮悉簿入於縣官衆喪資而垂橐兮空涕泗之汎瀾身

行丐以南歸兮魂不離乎河干九扣闔而上訴兮冀聖主
之鑒觀上亦怒其無知兮猶首領之幸完孰意桑榆之暮
景兮遇夫時之艱難信榮落其有時兮而倚伏之無端聽
所陳之懇惻兮動予懷之辛酸呼父老而譬解兮且責之
以懷安彼九州之博大兮盈萬物於兩間何所獨無奇貨
兮乃於此而盤桓戎不可以雜處兮必限之以岡巒廢林
樾之深阻兮是自撤其藩闡此社稷之至計兮亦內外之
大閑忘誤國之厚咎兮尚飾辭而面謾言未既而日昃兮
遂總轡而鳴鸞思蹇產而不釋兮腸絃結而紆蟠既不能
佐吾民之急兮又不能驅狂虜於陰山愧臣節之未盡兮
心炯炯而空丹

卷十八

二

序

送江西布政使巴陵柳公序

國朝革勝國行省之制為承宣布政使司革左右丞相為
左右布政使環千餘里兵賦悉以畀之其委任權力重可
知己故銓部恆難其人而郡縣官每艱其授非夫通才重
望名德老成者不在茲選也宏治十五年夏江西右布政
缺天官卿擇於各道按察使得二人焉具名以聞皇上用
其一乃今巴陵柳公也公以十三年秋由河南憲副來為
憲長居二載復有今授鴻儒在河南則為治民在山西則

為僚屬蒙愛獨厚而受知最深故自接奉以來見公溫裕靖恭以蒞官周慎詳密以行事而又練於章程達於故實間發為詩格高韻遠飄逸而不流於輕俗沈著而不淪於晦昧穆穆乎盛唐之音也文章則典重瞻蔚能盡事理而極其意之所欲言至論天下之事則通乎古今之變而明於得失之故信所謂通才重望名德老成者矣鴻儒猥以庸虛獲叅離坐嘗以當世之務咨叩於公曰齊桓公越句踐諸侯之國耳齊任管仲作內政內政既成遂能北卻山戎南懾強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越王聚教訓二十年以范蠡為之師由是三江五湖之利吳非徒不能與越爭而

國且為越所并矣唐楊炎為相以財賦為邦國大本五尺官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大臣不知叅計敝蠹莫斯為甚言之德宗請出之以歸有司德宗從之而國用不乏僕嘗以為句踐惠矣而未盡乎制可以得志於吳而不可以得志於天下桓公制矣而未盡乎道可以得志於天下而不可以得志於後世德宗知付財柄於外臣而不知收兵柄於內臣唐室之亡實基於此亦駁乎不足論也今我國家文武之士充滿朝著生齒之繁盈塞宇宙土田山海川澤之利牢籠蓄聚無復遺餘自頃北狄陸梁邊隅有警聖天子環視武吏求可以勝推轂授鉞之任者未得其人浩然

興之才之嘆尺籍五符十闕六七出師之日卒乘弗完道途供頓泊營于塞下糗糧芻藁至遺貴近大臣多方調度而僅能足其何故也其失在於制不在於政邪公曰不然子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三王之制無賞罰以持之則壞矣始皇之政無法制以本之則亂矣制固不可失而政亦豈可有不獲邪祖宗立法未嘗不善行之既久綱目稍疏加以有司偷惰玩放遂至是耳且兵之強弱在將將之濟否在威威之重輕在權將無生殺之權而責其戰勝攻取是猶與之舟航去其楫櫂而欲其陵厲江海也天下宜有是邪大抵用兵要使朝廷之力足以制大將之命大

卷十八

將之力足以制偏裨之命偏裨之力足以制士卒之命則士卒之力足以制夷狄之命矣反是而勝者幸也非先王經武御衆之道也至於財賦亦有可言前世有地狹於漢唐民寡於秦隋外奉強虜內給驕卒歲以為常未嘗告乏國家地極八荒利盡四海蠻夷戎狄臣服役屬前世之費悉所無之而軍國之用歉然常若不足者無功之賞不急之費太多故耳即使周公復生所以為今日謀者節儉之外不過如令尹子傾家以紓國難而已尚敢復言生財之法以重困斯民乎由是言之治兵而不以賞罰治財而不

儒聞是因茫然失其所以言公今行矣前之見教者今實任之有可以安利元元裨益時政者苟不得專則聞之乎吾相致之乎吾君此其時也願公勉之毋俾管仲輩得以專美於當時則善矣

送太守李公序

君子之為政貴知時也知時則繁簡動靜寬猛之宜得而事無廢民不擾矣故夫當公私草創之時宜事事相接則人情不散彼或綱目不舉如殷仲堪是豈知所謂繁之道乎苟天下既定政事修明守而勿失足以為治如晁錯者乃悉取高皇帝之法度而紛更之是亦不知所謂簡之為

道也楚令尹僅知自奉而志不在民固不足與有為而丁謂之多動而少靜識者亦逆知其必敗劉璋以寬而失益部溫璋以嚴而去武甯此皆所謂不知時者也苟知之豈有敗與亡乎不徒當知時又當知地官有國家之殊望有輕重之別所處所施亦隨之而異趙魏之老滕薛之大夫苟一施之必致僨事此君子之為政所以貴知時與知地也宏惟我太祖高皇帝以神謀睿略盪定羣雄干戈未戢弓矢未橐所以求懿德而肆時夏者已汲汲恐後故於未即位之先肇置三局以議禮制度詔徵四方之士悉萃京師凡舊官之練於憲章者則居律局以定律令凡宿儒之

通於古制者則居禮局以究禮儀凡俊才之優於文辭者則居誥局以撰誥命所以經緯生民之道章程品式槩乎其備郁乎其文孝宗皇帝又加損益著為條例可謂無遺憾矣百司羣吏惟奉行不怠而政已得其平民已得其所其或有作聰明以亂舊章好異而喜功倚法而虐下其不得罪於國憲與百姓者幾希矣况望其有報政之期乎曹南李君來為南陽太守者五年于茲矣簡靜而寬與民休息凡平日宴飲饋遺事一切省罷諸所營造土木之工俱無所興作吏簡於案牘民簡於賦發鈴閣閒寂庭砌生苔真光武所謂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

卷十八

六

蓋君之先君太宰公功名事業鏗錫炳烈著於鼎彝播於函夏至今縉紳先生能道之君以名臣子奮身科目厯官至是其操存如此古之謂亢宗者其君之謂乎今君自以年在桑榆上乞骸之請皇上以君知止足之分可其奏進銜致仕旋軫有日南陽縣尹郭侯某判簿袁侯某蓮幕姜侯某夙受寬簡之惠丐余言以送其別余亦受知深而蒙愛厚者遂不辭而序述于上詩若干首蓋各伸其臆者錄于下方云

南陽樂氏族譜序

南京戶科給事中臨川樂君鳴殷以其家乘託序于首其

題曰南陽樂氏族譜乃知鳴殷為彥輔後以子南陽人見託之意固有在也蓋樂之命氏其來遠矣自周而下代有顯人系譜相承多可考者時或轉徙輒望其地可不為感矣乎歐文忠公唐書宰相世系表王荆公樂氏族譜序班班足徵然其中亦或有可疑者史記漢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華成君毅之孫也表乃謂毅孫臣叔漢封華成君多一臣字豈史記傳久文有脫遺乎抑表因樂氏之族同時有樂臣者以類相求而誤有所加乎表稱臣叔子孫自趙徙長陵裔孫乾自長陵徙南陽清陽據漢書樂恢稱長陵人晉書樂廣稱

南陽人則表是已然表稱彥璋相唐高宗思暝相武后傳以為長安人又不知何以復在長安且是否南陽之族之後也按晉書廣三子凱肇謨永嘉之亂兄弟相攜南渡然不言所居之地至梁樂藹史稱南陽人廣八世孫居江陵則凱等南渡之後乃僑寓江陵也逮梁元帝承聖三年魏克江陵俘王公以下數萬口雖王褒王克劉歆宗懔殷不害沈炯皆所不免至長安宇文泰皆厚禮之樂為大姓久寓江陵其為長安人當始於此故後周武帝嘗謂太子賢否於萬年縣丞南陽樂運夫運稱南陽則徙自江陵可知矣彥璋思暝又皆運之後乎其稱長安則以久居關中官

牒公移據所占籍故國史亦因之耳敘謂思暝天授二年同平章事終事二朝子壽穆宗時為右神策行營使按唐紀武后天授二年六月思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是年十月卒則終事二朝之言為不通矣自武后至穆宗共十帝一百餘年豈其子猶存而始為神策使乎自穆宗至僖宗共七帝又六十餘年敘謂壽子朋龜中和年遷翰林學士亦不近情竊意自思暝至壽自壽至朋龜中間必更有世次闕逸無考乃遂以祖子孫三世斷之非其理也此後所載悉難稽據終謂熙寧八年秋八月望日太傅荆國公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萬壽宮使同郡王安石序按陳氏通

鑑編神宗熙寧七年夏四月王安石有罪免八年二月復以王安石平章事明年冬十月免又二年為元豐元年春正月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五年夏四月初行官制始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又四年為哲宗元祐元年三月王安石卒注謂安石罷相累加司空封荆國公由是觀之則序終所列官階勳爵舉非其實矣且文辭凡陋事實疎略必非荆公之作荆公又銘寧國縣大君樂氏墓云自京兆蓬江南為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皇朝又遷其家為河南人或疑河南即南陽此則未然河南在宋為西京南陽在宋為京西南路決不可

比而同之且既遷河南矣又何時何人以何故而遷臨川也邪頗疑史館君自臨川仕南唐南唐亡遷於汴遂居河南高宗南渡史館君子孫因南遷居宜黃而臨川舊族與之合譜故致此紛紜也大抵樂氏自趙遷長陵自長陵遷南陽自南陽遷江陵自江陵遷長安此可無疑惟臨川之遷或前或後為稍不明耳且傳序次第亦不能的然無惑鳴殷比得請於朝將奉親還臨川方欲徧詣宗族親歷墳墓摹搨碑碣搜羅譜圖旁采傳記子史之言會萃見聞考合同異重加編訂使完然無闕粲然有序以為樂氏百世不刊之典其用心厚矣韓魏公曰謹家牒而心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鳴殷之意其在於是乎聿觀其成當有日矣姑序此以俟之

竹江劉氏族譜序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夫自牧長師儒主吏友數與宗而九皆君所立以繫國中之民而使之不散者也三代盛時其法備具秦漢而下猶未盡亡故國朝宋景濂氏曰隋唐而上選舉必稽於簿狀婚姻必由於譜系是以圖譜有局郎令史有員知撰譜事有官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為考定藏於祕閣副在左戶其制最詳且明也五季以來法始大壞景濂之言是矣宋興譜圖

自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始有氏其復古之功誠足嘉尚而緣情立例亦不能無可議者自昔國史所以紀功名之士道德之人雖四海之廣無所遺焉歐陽氏著一家史即多而詳亦何所害乃謂官爵功行載於譜者宜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夫遠近親疎名系自辨何必作意詳略以傷博愛之情此其用心亦異乎古矣數典忘祖周王是譏廟止四親楚德用促蘇氏乃謂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夫以味道之子之在眉州誠蘇氏百世不遷之宗

也若以遠而失其名字則可若以為親盡不及則籍談桓玄之過豈能免乎又周天子於同姓諸侯稱伯父叔父終春秋之世此禮不廢宋王弘梁徐勉皆能練綜百氏雖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蘇氏乃謂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其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夫派流雖異其源則同族從之間相去能幾厚義篤恩猶懼疎也且王徐不加於他人而蘇氏乃施於同姓豈篤厚之道乎抑祖以親盡而不及族以屬疎而遂名尚曰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吾未之信也予同年友少司空劉公文煥世為安成著姓其先出漢長沙定王發發

之子禮侯于安成禮傳四世失侯子孫遂居安成同於編戶安成多劉姓以此宋有紹賢翁者在哲徽間始徙居邑東之竹江其主題曰竹溪翁五宣教自竹溪翁而上世次失傳莫可稽證故斷自竹溪翁以為始祖此司空公所自出也自是而上具存可紀公乃究胄緒之源承先人之志參考古法修而為譜宗系條分如川之流而不亂雲仍鱗襲如珠之貫而無遺立意甚精而寄文甚密雖曰家乘非有良史才者不能為也公既引其意於前復命某序之敬覽高作始不能贊一辭矣公之言曰凡載茲譜者其初一人也相生相傳以至於累十百千分自一人也以累十百

千視之不無親疎也以一人視之皆吾祖之子若孫何忍以親疎異視乎又曰自一人而分為累十百千又自累十百千而歸于一人患難憂戚疾痛所遭有不幸吾當有次心其心貴賤貧富強弱衆寡賢不肖不能以皆齊吾不敢移吾志和而處之必得其情梗而導之必以其方不振而調恤之必隨其力嗚呼公用心如此真有得於成周之法之意而可復隋唐以上之舊而免于籍桓之譏歐蘇二譜殆有愧焉者也某所謂不能贊一辭者豈敢妄乎抑公又謂吾所為譜五宗之法實具夫自譜圖既亡宗法亦廢雖通典通考猶不能無遺憾焉然則此書一出天下其有不

來取法者乎公學有淵源行有本末處懷期物光明寬厚
他日可以揆敘萬類均齊四海以為一代之名輔者觀於
此亦可以得之矣

三公篇序

三公之說其來久矣其制至周而始著其職業至漢而始
詳蓋人臣之極品也君心之所以正君身之所以修君德
之所以純君道之所以立悉三公之責也孟子曰人不足
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
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程子曰
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

卷十八

十三

吁所謂大人者非古之所謂三公者乎所謂格心養德者
非三公之職業乎其所繫之重有如此者由斯以談才雖
豪俊不足以當其人官雖卿不足以當其任而况善蓋一
鄉智效一官德合一君才堪一事者乎而况臣節不著獻
替無聞俯仰從容固位保寵者乎而况黃緣阿附降志辱
身沓貪冒沒乘時徼利者乎宜乎君心不正而好惡之節
爽君身不修而動靜之理違君德不純而刑賞之中失君
道不立而威福之柄奪是故上之於下知怒而不知教下
之於上見刑而不見德官由賂進獄以賄成廉恥蕩然綱
紀大壞其不至於亂與亡者幾希矣故鄙夫患失可以喪

邦寵賂滋彰必至敗國此先典之格言已然之炯戒在小
臣下吏猶有關係矧國之三公而可非其人乎余比讀賈
生傳職篇見所列三公職業惕然有警乃知天下之治亂
安危其要在此於是益考經史及通解通典通考等書敘
其官制職業寵秩以為三公篇在東宮者始見于文王世
子亦併考而附列于後云嗚呼居是官而覽是篇者其尚
以天下為大社稷為重懼不勝任而知所以自盡自勉乎

記

徽州府新修文廟門路記

正德癸酉春予承乏亞旅於南京戶部獲從大司徒績溪

卷十八

十三

胡公遊每談時事因及新安之故予嘗請曰徽州為江南
文獻之邦而婺源又文公闕里至我國朝經術文章號為
極盛自朱風林趙東山汪環谷而下以至于程篁墩發揮
屬構殆無遺憾而陳編往謀人所未見者又往往人梓以
傳雖其深山窮谷後生小子生長見聞固已加於人數等
矣積醇累懿宜有雄偉博大奇俊之士以文名世者出于
其間而猶未之見不知何也豈山川之氣有所壅遏以至
是乎是秋南畿鄉試徽之宿士有曰唐君皋者以春秋冠
本房明年春會試禮部亦然已而廷對唐君遂魁天下予
因自喜所料之果然然其久而不發之故猶未得也先是

徽學士子嘗以其文廟闢門通路事為書以附胡公見託為記予以不能文力辭公不許予雖受其書未嘗發封也此公數以為言乃啟而讀之其署曰諸生唐皋等狀則是時唐君猶未育於鄉也其言曰徽學在郡城東北隅斗山之下左並城右迫天寧寺寺乃習儀祝釐之所文廟堦垣南僅十武即阻民居乃旁啟正門西向達學門出泮池鑿於育賢門內講堂之前非制非儀人皆病之正德庚午冬郡守豫章熊公由大理寺正來領郡符下車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每朔望視謁覽觀徘徊恆以局促遮隔為不快及政稍有經乃狀其措置之宜聞于當路時巡撫都憲王

卷十八

五

先生首可其請巡按御史鄭張二君提學御史黃君咸無間言公乃遷民居以就善地直殿屋以建崇扉徑中門以闢廣路高明爽朗端直平修百年幽鬱一旦澄廓其面陽諸峰奇形秀狀孱顏羅列更以大門舊址浚為泮池覆以石梁樹以華表工甫畢而寇起西鄙公復躬擐甲胄親履險阻率勵義勇抗禦踰時公於徽人可謂勤且厚矣願述其事以刻於金石庶以永公之名與徽人之不忘於無窮也予惟書有澗東澶西之卜禮有辨方正位之言故睹新宅之相而知產貴甥見夷亭之水而定出龍首古人所以察于地理辨于土宜者蓋有必至固然之數不可誣也今

太守公徒以門徑非制非所以尊神祇守令以時祀謁非所以伸瞻敬故有今舉然而得風氣蓄洩之宜開文運豐亨之兆實在乎此予然後知久而不發發而于此時者由是役也然則太守之功德理行在徽良厚徽之人士豈能忘之而又曷可以不書乎若他日賦豈弟之詩著循良之傳使太守之事業鏗鉤炳朗震耀耳目宣著竹帛以繼周漢之盛則狀元君有不得辭其任者矣是役始於某年某月凡從事乎其間者官職姓名具于碑陰列之

明義堂記

晉王孫鎮國將軍殿下太祖高皇帝四世孫也天資秀發

溫朗嗜學能詩善延接士大夫講談義理商論風賦蔚然有陳思王之風扁其晏息之堂曰明義述所志也因命鴻儒記之竊惟有一言而可以盡天下之理者其義乎有一言而可以盡天下之學者其明乎蓋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理雖不可以一言盡而莫非物之宜也義豈不足以盡天下之理乎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間或索之講論之際學雖不可以一言盡而莫非心之覺也明豈不足以盡天下之學乎若殿下者可謂知德之奧知言之要者矣自昔王孫公子生長富貴率皆聲色狗馬是娛基梁

是務而臺沼是尚也。否則衰方士而讀竈鬼之書，聚黠髡以講金僊之教也。豈知世有天人之道，性命之學，而能從事於其間乎？雖然，義亦未易明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而至於入神，則值天下之至蹟而無所疑，御天下之至動而無所亂，用無不周而施無不利。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豈不于是畢乎？殿下其勉之。異時明義之學有成，則陳思王雖賢，特辭賦之才耳。豈足與殿下比隆哉？敢以是為記。

內鄉修城記

自大盜起燕南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城鎮村落多所殘破。

卷十八

十六

生民受禍之慘，開國以來所未有也。去冬盜始涉南陽郡境，東州縣俱已罹禍。郡西列城守令晝夜完郭郭以待之，賊聞不可攻，亦不敢近。若內鄉縣其一也。縣令張侯經者，遼東人，由進士宰是邑。聞盜已近，見舊城卑薄不可守，率勵吏民百堵皆作，無何而功以成。址厚四丈，其高減四之一。下固以石外甃，以甃重門四闕，麗譙高揭，粉堞周施，輝映雲漢，縹以濬洫，注以清流，授兵登陴，望者氣懾，誠一時之金湯也。邑之父老具書馳使請記其事于石。當寇盜充斥之時，守令有此予誠樂聞之。况與張侯有一日之雅，故尤喜談以告當世有民人社稷者，其何敢于言竊惟昔。

大明湯陰王子墓誌銘

唐湯陰王子七殿下諱彌綸者以正德四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卒自國王唐王暨父王母妃而下無不悲痛恨惜以
為賦性何其慧而降年何其夭也卜葬有期命鴻儒銘其
隧道之石頌鴻儒以先人即世歸自京師有以殿下疾為
言者謂漸愈矣飲食言語精神殆不異平日未幾來訃曰
逝矣鴻儒亦為之惋惜者久之殿下自勝衣即清爽英粹
雖投壺射覆已不學而能使天假之年其所擴充未有涯
涘乃遽如此豈所謂綵雲易散甘井先竭者乎昔趙明誠
赴召別李易安易安在舟中見明誠坐岸上葛衣岍巾精
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易安甚惡之未兩月明誠果死彼
無疾且然况殿下實病而遽如無疾甚非吉徵顧人未覺
耳乃知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螭飛口將爽
者先辨淄澠列子之言信不誣矣其卒距生弘治九年六
月十二日得年一十三歲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城北之
原祖宗父母諸兄號諱已載于其兄五鎮國將軍之銘茲
不再列懼黷也銘曰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嗟王子兮實似之我
撮其詞兮以永厥思

左氏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杜祭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于吉孔子正義曰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也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乃為大祭於太廟以審昭穆謂之為禘於是新死者乃得同于吉也正義又引釋例曰舊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按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宮烝於曲沃會於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

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言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酌與執膳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言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愚謂注與正義雖有繁簡其歸則同獨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尋文求義杜孔二說疑俱未得也觀傳之詞氣似謂特祀則于主非特祀而烝嘗禘則于廟于主則在寢于廟則在祔皆指新主而言也前卒哭而祔祔已
有祭至烝嘗之時奉主以就祔位而同其祭祭畢復寢三年而遷禘祭于廟更不復寢此于禮文雖無可考然必如是說于傳義乃通耳

讀張平子西京賦

昔柳子厚邠寧進奏院記云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是而知漢唐之制雖燼饗餼廩芻粟之數不可尋考而館宇修設尚有周人以賓禮接邦國之意比讀張平子西京賦曰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盤屋并卷鄴邸左暨河華遠至統土注云離宮別館在諸郡國者善曰三輔故事曰秦時殿觀百四十五所予謂註或誤

矣所謂宮館百四十五者正漢時王侯太守奉朝請之邸也故繫之京兆之下漢諸侯王封國不在畿內畿內三輔亦不稱郡果是天子宮館所寓畿輔之內何以有郡國乎若以天下郡國為言則封畿千里右極左暨之言又不通矣其所引三輔故事不知何人所作雖可為證或彼言天子殿觀此言郡國館宇各述其事數偶合耳安可比而同之乎若所言即為一事又焉知故事不出于平子之賦之後而追考有不的乎如宋程泰之著雍錄上紀秦漢遺跡亦不過因書據舊安能保無抵牾又如元楊奐紀汴梁宮闕制度陶九成取之以與徐一夔杭州宮闕考并錄謂一

宋之制可見殊不知楊奐所紀者乃金主亮所創宣宗南渡後所修其錄宮人語所謂別殿弓刀響倉忙接鄭王者謂崔立也以陶九成之博洽猶失于此前人注釋之誤豈可謂無朝請之卹在我朝制度亦為典予隱之于心久矣故因讀是賦而辨其註如此云

讀朱文公南軒文集序

鴻儒每讀先賢文集恆願先觀奏議因得窺其經綸之業而以時事比附之擬議以求其宜庶於蒞官行政之際有所依據以希覬古人之萬一期免愆尤而已豈功名之敢言乎向讀胡文定公龜山墓志銘略載龜山在徽宗時所

上奏疏謂龜山學於河南者小試乎道已如此又謂其子五峯曰當時若用其言決須救得一半及忝冒監于今祭酒王思獻處得睹龜山文乃程篁墩所鈔館閣本舊三十卷篁墩擇抄定為十六卷亟翻奏疏而文定所稱者無有為之悵然者久之今文公先生序南軒集曰敬夫所為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彙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在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嚮納之亦有已施行者以故亦不著夫諸經訓義南軒自不以為善者不著可也若其奏疏上意既多嚮納南軒又無不足之意乃與

學者私錄未善之語並不著焉使賢者之蘊可師可法者不少槩見于後世何邪大賢去取必有深意但愚淺不得其說耳

讀蘇文

蘇東坡定軍制曰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官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宴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

卷十八

三

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費莫大于養兵養兵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壘壘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于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政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擾郡縣之土兵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下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愚謂東坡之論似

是而實有未盡也以禁兵而成郡縣在郡縣雖有供億之勞自京師言之頗得散而不聚之義又足以控制要害彈壓邪謀或京師有緩急此故禁軍徵之即至又非有如漢高以虎符發兵未有至者之嘆也且欲銷禁兵亦不知以何術銷之若但使戍于郡縣者還京師則京師復有不給之弊若如蕭俛之限以逃死又安知無當時之患乎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若使天子禁兵僅足以扈從捍城是豈強幹弱枝尊京師之義何足以待諸侯之變乎竊以為處此之計莫若精加沙汰使老弱還于農畝或處于剩員以其精壯練為勇銳立為定額二十隸役五十還家額外不增有缺則補常令護衛京師不必遠戍郡縣其郡縣之守則以土兵時加訓練以資其控制彈壓之力乃為得宜耳

題五瑞圖卷

唐王殿下國產五瑞奇形異彩有耳目所未睹記者真奇徵也三城王妙于繪事悉寫為圖以為殿下壽物色生態可奪天巧削鑿刻楮精不過是殿下甚悅之命鴻儒題其後鴻儒嘗讀禮運至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

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則斂衽而嘆曰古者至治之極有如此至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則又斂衽而嘆曰古者瑞應之盛有如此善惡根于心其發而為災祥也如形聲影響之不可誣其極而為治亂也如寒暑晝夜之不可易如禮運所稱不有大順之治則必無大順之實即有大順之實則必由大順之治然非達於性命之情而通于天人之際者亦不足以臻此論而薛文清公所謂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雷雨則深有合焉者也今殿下耽嗜經史如漢河間辭藻瞻逸如魏陳思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如宋建平其積如此故形于禎祥紛編雜襲鬼眼頤耳若是之多也且祥瑞之來其亦有二義焉簫韶備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此要終也夢蘭而育鄭穆植槐以啟王旦此建始也今五瑞之徵也其于殿下雖云光昭令德而實有克昌厥後之徵焉異時佳氣充闔英物載誕諸大夫有賦詩以鳴其盛者鴻儒雖不敢尚能作頌以殿

書簡

與梅一之

隔闕逾紀傾想何勝羅景來承手書溫密感激無已生自
老母棄養情味蕭然獨于書不觀則已觀則必有少新益
但病軀不能常親此事以為恨也姑舉近得書中一說乃
知蔡傳解亦欠明以五米彰施于五色作服蓋五米者五
色之成文者也五色者繒帛之質也青色之繒其上亦可
施五米赤色之繒其上亦可施五米如今之裝花補可見
不止白受采也月令四時之服不同色是也執事以為如
何幸便中見報羅景回謹此附知太夫人伏計平安令郎
當就學日新蓋鳳穴無凡雛也續學海思見如渴豈能相
慰沃乎

卷十八

三十五

與胡宗哲憲副

得邸報見獻俘奏捷之音想盪定有期班師不遠矣欣賀
欣賀茲因義官李珍之便敢附問起居李珍者文達公姪
山西憲長之子也今在齋解銀兩之列託生轉聞乞賜寬
釋昔梁安成王蕭秀為江州刺史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
陶潛曾孫為里司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裔即日辟
為西曹陶潛以一徵士猶能庇其三世孫以廉使顯秩尚
不能庇其子閣老名德尚不能庇其姪可以發浩歎矣且
我輩在仕途者獨無身後之慮乎輕瀆崇巖幸垂照亮近
日朝廷大處分李珍頗能言之茲不具

與韓滄夫都憲

奉違台範又驚數載追憶疇曩無任傾懸恭惟執事高才大節縉紳推服遠陽之舉聳聞海內執事平日不失言于人不失色于人忽爾有此皆以為有宋廣平之風語雖溫軟心腸則鐵石也湖南數十里知無不均之政不安之民不平之寇矣可賀可賀昔偽漢陳友諒竊據武昌數年其成敗始末及用人行政之詳意必有實錄或遺事藏於民間承平日久豈無漸傳者執事倘有得幸望寄惠亦可以見一時之故實也又詹同文黃州人魏杞山蒲圻人或尚有文集并望垂訪

卷十八

二十七

與彭總制

奉盧義官所寄誨墨乃在後二書之前蒙念及賤疾無任感藏生之鄙悰後二次奉記已盡不敢瀆陳惟劉三者生亦有三至之疑解到之日與趙燧陳瀚相對則真偽判然矣恃愛敢啟王僉憲自分巡汝南一道明斷如神汝南父老皆謂數十年以來所未有也昔蘇長公稱歐陽文忠公云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為若王僉憲者其殆近之茲聞有譴訶之及無不悵惋惟執事為善類宗主扶持公道當有以處之黃鳴玉老先生素昧平生不敢輒及願為轉達此意

與石邦秀

都下一會倏爾三年中間可驚可愕之事不知凡幾惟執事如真松古柏挺然於風霜偃薄之中而不受其變所謂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也可敬可仰生况味如昔惟宿疴故在無復當世之念矣羣公天上分時棟閣容江邊營物華分自宜也又賴上天悔禍劉三就縛于南陽滿城生聚始免橫死唐府差人送喜因附起居之問文選一部將意幸眎至

與吳方伯文度

昨承面諭以文字終篇之病非相愛之厚不至此也然某

之意則有所取但文詞鄙拙不足以發以是不可于執事之意耳某之意不可以不陳也昔歐陽公書冲厚居士墓銘後曰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為大族其子弟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今太保之賢雖不待視其子弟而後知而子弟之多賢尤足以見太保之賢之不可及也亦猶漢之萬石君唐之郭汾陽李西平史亦敘及子孫甥壻以見其門宗顯盛非獨功業冠冕一時也求之三代則召南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鄘風所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周公教伯禽亦自謂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近如元遺山之

稱吳彥高亦謂其為宋宰臣拭之子王履道外甥而米元章壻也古人若此類者甚多不可盡舉某之意竊有取于耳故敢布于左右若執事之忠告則不敢忘也輕妄冒瀆伏祈容假

與惲功甫

承遠遣專使惠賜手教情溢于言兼貺以細葛珍果良藥等物養生祛疾種種皆備非愛念過厚何以至是此心之感亦非詞所能盡也承聞輜軒還省川途安穩甚慰所諭劉六死于水事恐猶贗本也蓋劉三之餘黨耳比有人自京師回云劉六劉七齊彥明尚跳梁燕趙間且聞通州倉

卷十八

三

亦遭其焚燒則死于楚江者非劉六明矣又謂賊捨舟策馬由宣歙走閩越此亦恐其詐謀令人弛防但當謹備之爾手書粹書不完容俟便石刻三幅奉將遠意甚愧慙薄蓋環視室中自書畫器玩皆尋常物無可以當尊者所謂齒革羽毛君地有之其波及晉國者皆君之餘也一笑置之

奉揚石齋閣老

久闕賤疏無任惶悚即日恭審調元之暇茵鼎適宜起居納福下情欣慰輒有公事稟白向以流賊猖獗錢糧缺少本部開具揭帖送內外守備奏討鈔關銀兩事下戶部覆

題蒙欽准銀十萬兩南京戶部買米收貯以備官軍俸糧
支用後揚州鈔關又為織造太監奏討餘銀闕解完不過
四萬餘兩尚不穀官軍一月支用今劉司馬忽改稱為軍
機錢糧催令買米解送守備衙門支用詳具揭帖一覽可
見且此錢糧具有成命非甚愚闇敢擅取用非甚愚闇敢
擅奉承乎然買米之病民自白樂天已極言其弊矣今若
將銀折支官軍俸糧不惟公私俱便亦可已其陵轍不已
之公文也伏乞執事與曹梁二老先生共商之得遂所請
不勝至幸若彼之請果不可違望此批答中令將前銀轉
送南京兵部聽自買米支用亦一便也且守備衙門非有

卷十八

五

兼統九卿之權敢遽參論自黃忠宣公以來所未有也今
南京守備黃徐諸公甚是安靜自其參贊遂如沸羹又倒
持太阿授人以柄詢諸往來者當自得之恃愛于聞切祈
鑒宥

與胡都憲

承諭上師周孔下友程朱之言不覺汗流浹背生何人斯
而敢向此襟期乎高作興寄深遠愧不能屬和然常諷誦
不能去口馮汝陽明不能斷有當世才具乃屈志于閑廐
使執事常相會必有以釋其懷抱也甘肅志亦可取但漢
魏晉以來河西事甚多此不能具為可恨耳李謹事既寃

誣家道貧甚以鄉里之故執事必有以處之南陽今歲甚
歉城市鄉村莫不業業懼有未形之變刻骨之徵求猶未
肯已豈非生人之厄數乎執事聞之亦當一嘖感也

與劉文煥都憲

南陽別後忽復改歲余錦衣至辱珍翰無任感激蒙索竹
江族譜序尚未成章決不敢違命願恕不敏耳承聞有都
臺之拜湖南之殿欣忭之甚雄才大略今可施矣羊祜劉
弘陶侃之政行且見之可為楚人賀也時事孔棘令人喪
氣中原數千里莽為盜區雖自昔之亂將不過此為之奈
何艱危須仗濟時才子美之言良有味也茲因李少叅之
便敬此附問起居李君才略恆出人意表執事一見必合
也願無以常品過之

與王德華司徒

去歲被災屯糧以奏請稽遲照舊徵納此誠事例也敢以
疏聞冀得蠲免者觀時察勢不得不然非敢故違有所邀
求也疏中之言不復覩縷然以今年旱勢言之已至九分
南京江西道里不遠誠恐幸災之徒或為攘臂之舉影響
相接聲勢相依以根本之地成腹心之疾其為可慮不待
明言不然豈敢輕妄輒干陳哉惟執事以體國為心以
憂民為念以憂患預防為意特賜張主免致流離庶逆節

妄圖可以坐消也楊叢二先生處欲言之意亦不殊此望
同觀之
與莊國華
地藏寺之別承欲邀致但以衰簾之服而廁薦紳之中勸
酬交錯未論其他容觀之間亦自不雅想能見亮故決去
不疑也忠孝錄凡增數人奉去煩為啟達伊尹嵇紹之事
先以薦間但伯夷叔齊猶有可言諫伐而餓孔孟六經未
嘗道獨司馬遷史記乃有之韓退之朱文公但欲發明義
理故不復契勘有無耳此蓋秦漢間浮誕之士依傍增飾
以洩己私遷信以為實遂列之史此亦棄經任傳之過也

卷十八

三

千載而下蘇子由出譏其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文公
以為深中遷病故子由左史於夷齊傳獨取孔孟之言而
不及其他可謂高識草廬補傳意亦正同而體格方馬
文王謂孔子于夷齊稱其不怨司馬遷作傳卻甚怨劉靜
修又有哀歌欲安歸夷皓無此言之句自注曰我安適歸
謂伯夷歌吾將安歸謂四皓歌此司馬遷皇甫謐所作非
知夷皓之心者以是觀之則諫伐之事不可謂有也愚嘗
謂夷齊二子以德言之則孔子所謂賢人孟子所謂聖人
以行言之則在孝友不在忠節此似亦可刪也如何

鴻儒疲于披閱以至心虛吐痰不已至于見血安靜以調之尚未獲愈猥蒙垂問無任感激鴻儒此疾在南京已有萌去歲平定州再發并今為三矣前讀東漢劉船傳見其為屯騎校尉時官顯職閑因撫書嘆曰若區區者畢世無福矣今疾已如此命理可知稍俟秋涼當請于上盡室南歸矣昨病發時嘗有句云憂世固如憂病切愛官終比愛身輕句雖鄙拙鴻儒心事實在于是仰恃愛憐故敢自盡

與莊國華

適蒙睿恩封賜王輔詞款其情罪誠可惡就中謝恩一事尤不可耐乃知輔所犯自深重耳非睿眷寡恩也然斯事

卷十八

三

頗關國體公私非便其在今日似宜掩覆而不宜彰播賢契以為如何蔡襄初登朝列有所彈劾及予告還鄉日微有薄游之事其州守適其所劾之人乃能以厚存心隱而不奏後襄遂在慶厯四諫官之列字畫之工尚不足言也今輔固不敢望此然隱惡揚善以曲成萬物為心者固君子之所存也望賢契聞燕之時可以此意啟聞若輔得從未減不徒輔思自效餘人仰見睿度寬明記功忘過如此一有緩急亦將君子盡其心小人望其功矣恃愛喋喋意在公非專私于輔也

與王方伯進

日食天變之大者其在漢時尚皆下罪己之詔求切直之言減膳徹樂修德惠下以盡銷復之術致應天之誠非若後世雖有救護之典實視以為常也況今邊瑣事殷人懷危懼吾徒皆與有斯世之責者豈置酒高會之時乎執事輟燕之儀誠盡理義而可法也猥蒙下問足仞謙光謹此以復

附錄

王文莊公文集序

成化中容思先生段公之治南陽脫略簿書宣揚教化拔
才於幽薈流貞於閨闈作士二人焉曰文莊公王公諱鴻
儒字懋學曰舉人張氏諱景純字文粹段公之教兩公也
開賢軌達聖涂俗習濫詞一切刮剝兩公之學容思也言
擬行模心融慮豁兩公咸資稟良篤思致精密博貫百氏
本主六經張氏未仕而卒文莊公起進士為地官郎出督
學政入晉監師已貳太宰于北守司徒于南政有繁簡地
分邇遯而服儒誦書弗因官輟暗述古昔不謬方名旁舉
僻隱若稱章句發輿喻物咸成斐然是故詩達蘊抱罔溢
真也文切事理罔挹泛也援典相時罔間協也正譌申旨
罔鏤細也可以翼經可以裨傳可以播馨序可以仕宦
文莊公既歿之十有四年其少弟懋德守廬梓而梓焉往
者銑在翰林公守少宰屢侍公讌麤測厥槩公闡朗光大
言無支浮目所真覲步必履之是時邊武得權政門頗雜
公癡憂飲泣雖在貴顯如因葛藟受嚴卻介之義薦絕養
交之私上下遠近或稱為大雅君子云相臺崔銑序

跋

古稱為文不闕世教雖工何益文之所以作也其重如此

故餘一詞謂之贅若誕焉支焉則又傷於易繁而不足以觀是文雖載道之器亦為聚罪之圃可弗慎諸凝齋先生挺生南陽學博而核識敏而確生愚且晚不能真知其然蓋聞胡都憲稱其上師周孔下友程朱蓋有見於道有益於教者也當時達人皆謂稱之者非貢諛受之者無愧色予自韶年雅聞其名弗遂于覲正德中幸登龍于門下兩謁後即以疑經缺史為問如撞洪鐘乃知當代有此聞人不久予以憂居家後聞公領支度於留都乃謝賓客甚為斯文抱慟公有用世大志乃不克究今予承乏關中獲刻集九卷健讀數過噴噴氣服客有過我者因出共觀或病

卷十八

三五

竹枝六詞有害端嚴吁離騷以美人目其長表忠自擬焉知公非取況于此三百篇不道此耶雖聖人莫之與刪者志懲創也聞此集經選于姑蘇楊君遂登郡梓尚有餘稿存于家笥有鉅目者以為何如嘗謂非學道之難惟見道者難耳非立言之難惟知言者難耳惟不見道故力學之而未成惟能知言故但遇有道之言而易感是前日為學之功乃後日聞道之地而前人之修辭立誠也乃後人徵道之因出之以歸其難弟嘉靖丙申孟秋望日濟南黃臣跋

宛中自漢唐來名人輩出文章著述俱克立言不朽其間如平子兩京誌風俗之美盛武侯二表見秦議之精誠以及原道諸篇攘斥異端尊崇正學起衰振靡又文公之所以為文也嗣是接踵起者不可勝紀至有明一代而王文莊公文惠公兄弟出焉二公行誼之粹經濟之偉載在傳誌者迄今學士猶能言之惟其為文不傳余甚惋惜庚午歲與友人晴嵐陳子游偶於案頭翻閱見王文莊公文集一編欣幸過望憶余先大父定宇公德配先大母王氏嫡派也余嘗過王氏故里見二公祠堂猶在墓樹如新慨然想見其遺徽茲獲是編亟慙懇陳子速付剞劂宣宇宙之

卷十八

三

文章昭名人之著述以為維持世教之一助是則余惓惓景仰之心也夫宛中後學劉珊瓊謹誌

明史本傳

何瑋字粹夫武陟人年七歲見家有佛像抗言請去之十
九讀許衡薛瑄遺書輒欣然忘寢食宏治十五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閣試克己復禮為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
之元氣而已則見侵於風寒暑溼者也人能無為邪氣所
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宿學咸推服焉劉瑾竊
政一日贈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見者瑋時官修撰獨長揖
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拜謝瑋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
詰其姓名瑋直應曰修撰何瑋知必不為瑾所容乃累疏
致仕後瑾誅復官以經筵觸忌諱謫開州同知修黃陵岡

卷十九本傳

隄成擢東昌府同知乞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以父
憂不赴服闋起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
京太常少卿與湛若水等修明古太學之法學者翕然宗
之歷戶工禮三部侍郎晉南京右都御史未幾致仕是時
王守仁以道學名於時瑋獨默如嘗言陸九淵楊簡之學
流入禪宗充塞仁義後學未得游夏十一而議論即過顏
曾此吾道大害也里居十餘年教子姓以孝弟忠信一介
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毀後謚文定所著陰陽律呂儒學管
見柏齋集十二卷皆行於世

何文定公傳

儀封張 鹵

公諱瑋字粹夫世號為柏齋先生其先揚州如皋人洪武初有忠一者以總旗從天兵北定中原歷河南懷慶衛編管三傳至森配劉氏以成化甲午十月二十九日生公於武陟縣千秋鄉屯舍公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為癡兒七歲時入郡城忽見其家有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十歲讀書十九為郡庠生必期以聖賢之學為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又甚於此忘所師法學其謂何故於一言一行必求聞於父老力索於遺書有得則欣然忘寢食而從之宏治辛酉河南發解第一壬戌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嘗為閣試克己復禮

卷十九本傳

二

為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溼者也有人能無為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可與程明道顏子所好何學論相比方成化以前文章以懷麓堂為宗匠至是人頗厭其纖靡而競為復古之業公曰文章不逮古昔固為要切而人心尤甚乃獨務己舊所謂學以要其必至甲子授編修丙寅毅皇帝踐阼公因新政抗疏乞復史職不報戊辰同考會試己巳孝廟實錄成晉修撰時逆瑾煽虐烈焰如焚一日瑾贈川扇於諸翰林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公獨長揖瑾怒不以贈項之受贈者復相跪謝公傍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

大怒詰其姓名公自前對曰修撰何瑋公知必不為瑾所容乃累疏謝病得致仕歸庚午瑾伏誅辛未復公原職時四方盜起公入朝獻時政論三篇又為兵論五篇以貽執政又疏請籍沒贓吏以杜禍原皆議格不報癸酉以經筵觸牾忌諱謫同知開州為三比法以均賦役督修黃陵岡隄岸能使子來之衆以日易月晉東昌府同知再乞歸既歸居城南別業八年杜門卻掃不接外事壬午肅皇帝嗣位起公為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以父憂不就癸未再起提學浙江至則抹檄舉業捷徑華靡之習務敦尚本實浙士風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寺少卿時甘泉港公為祭酒

卷十九本傳

三

杏東郭公為司業公力與修明古大學之法其贈杏東之言曰古之君子何為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原為性命形於著述為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留心性

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偽起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為是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非所學於古入之道不免差矣又贈兵侍陳公有曰嘉靖改元石峯先生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明年改南京大理卿又明年改南京兵侍予於是有感焉古稱才難全才尤不易得唐虞之際命官九人固皆極天下之選也然而興禮興樂掌教掌刑皆久於其職有終身不易者豈非以其才性各有所

卷十九本傳

四

長職業各有所習兼全之難故也至於內總百揆出總六師土地山澤無所不掌惟禹益為然全才之不易得如此近日當道用人司錢穀者未久復改之典刑獄職風紀者未久復改之司民牧計資遇缺而遷初不問其所長所習無乃以全才待天下士乎其意良厚矣所慮全才不可多得用違其長則王良操弧伯羿執轡非惟無成且以敗事是故不可不深長思也云云時人稱為留京兩篇文字丁亥晉本寺正卿再晉南京工部右侍郎奏革神帛堂各宮監機戶夫匠料銀歲省以數萬計改工部未幾改戶部時儉庵梁公為大司徒二公一時水蘂清操真足以廉頑立

儒宮府舊習積弊皆湔破無餘再改禮部再謝病歸遂為終焉之計會御史毛鳳韶等累疏乞留略謂斯人不可使一日去國詔許在京調理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竟不復就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以道學爭名於時而公獨默如日事二親躬營菽水率其家之子姓及鄉閭後生以修孝弟忠信一介非義取與不入於衡茅雖其茅屋數間僅可以蔽風雨薄田餘百畝不足以供饘粥而日與其父母妻孥熙怡順適迨然若廣廈萬鍾而不復知世間之有榮貴兩執親喪皆哀毀瀕死數四若不能更生居常非涉日用躬行者絕不形於言議門人有問

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八卦橫圖豎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於圖矣有問律呂之說者曰只以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而驗於今俗樂之詞曲與唱詞曲及唱詞曲時必吹竹彈絲相應與夫宮尺上工合四為板眼之遺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而蔡氏可無事於新書矣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為初學口耳此道聽塗說之最可惡者門人婁樞王西星嘗請梓公文錄公曰豈可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

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豈可豈可故惟均役均糧二論家譜家訓二篇儒學醫學管見皆切關世務者門人因得哀集之有贊公者曰先生真可謂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公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於老莊芻狗飄瓦西星輩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家居十餘年薦揚者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夜半有星隕於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公疾革至二十九日卒年七十訃聞詔賜祭葬其易名追贈之典當塗

卷十九本傳

六

託言公清苦當以恤後為急竟致弗果隆慶初詔言官舉先朝應得恤典諸臣鹵時叨官諫垣乃冒昧上章特為公請給贈諡其略云陛下欲挽斯世頹薄之風而示斯人以切實之學當於瑯有賴上方素重公名乃特恩賜諡文定贈禮部尚書士林稱大快謂公之艱貞退讓之心與朝廷追錄褒崇之正始為兩盡云

論曰鹵兒時嘗聞諸先正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公為篤行醇儒然而克守文清之典刑者粹夫也及仕游兩京更聞士大夫公論品評與疇昔無異又聞中林公對山嘗數為鹵言當柏齋時以講學名者皆務為高論以

爭相陵駕人惟見柏齋不言而躬行則俛首退讓及闕中馬公谿田卻謂公致政家居時東南學者因象山慈湖之學入於達摩之門更相傳習公力距而闢之夫在對山則謂公之高正在於無言在谿田則謂公之功不待於有言以此觀之若吾人實行不修而徒喋喋然與人以角是非同異之辨誠多言矣哉誠多言矣哉

卷十九本傳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九

伯英

何文定公

柏齋集

講章

尚書講章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這是虞書益稷篇史臣記大禹告舜的言語都是歎美辭帝是指帝舜俞是然其言止是事物之理具於吾心各有至善所當依據而不可移易的意思幾是事之發

續中州文表卷十九

一

動處康是事之安穩處弼是指輔弼之臣後是待申是重休是美大禹將要告舜先歎美曰都又特稱帝以起其聽說道帝居天子之位若一念不謹慎則四海之內皆不得安一日不謹慎則千百年之患便從此起所以須要謹慎不可放肆帝舜聽了遂說你的言語誠然有理我當從你所言凡事謹慎禹要帝舜知道謹慎的勾當故又說道人心之靈事事物莫不有箇至公至正的道理只因私欲的念慮動搖其中所以此心常危殆不安為人君的凡處一事接一物必要心心念念專在道理這便能安其所止而不陷於人欲之危若是幾發

動的去處須要仔細計較不要差了念頭及事務成就的時節須安穩停當不可苟且施行這便是惟幾惟康倘所行一有差錯陷於私欲輔弼的大臣又肯直言勸諫不使人君陷於有過之地這便是其弼直君臣上下交相敬畏謹慎之道不過如此天下的人心都有這箇道理人君所行的既合道理了但凡有所動作則人心無不響應固有在我發意之先預先等待的况上天福善禍淫都看着人心向背以此昭受上帝之命天豈不重重眷命加之以休美之福乎這便是謹慎的效驗臣竊惟大禹之言切於治道帝舜一聞而即從之見諸施

卷十九

二

行所以天下太平萬世稱為聖明之主仰惟皇上所居之位即帝舜之位伏願端存心出治之本聽輔弼忠直之言上下交通天下協應太平之治可齊於二帝宗社之休必保於萬年矣臣愚不勝惓惓伏惟聖明留意

奏議

史職議

修史職以備國典事伏以有官守者則思修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人臣之大防而古今之通誼也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叅之餘退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

月受俸錢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國朝名臣錄在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臣於受職之初即欲陳奏自以無所考據又慮人微言輕未必聽用徒為嘵嘵實亦何補含愧苟祿奄過歲時既又念聖賢相逢百廢皆舉擇言而從不以人廢於此

卷十九

三

時而不言是終無可言之日矣方擬陳奏不幸孝宗皇帝奄棄萬國哀慕方切豈暇圖此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勅下修撰編修檢審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識之匱櫃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相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人小人懼遺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為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擇以職守臣

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踈脫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臣愚不勝惓惓

戰船議

議處戰巡船隻事該都水司呈奉本部送准操江衙門咨云到司查得本部嘉靖六年造完戰巡船八十四隻今年見造又一百四隻其工食例該本部措給其物料無者例皆坐派蘇松等府徵解查得六年修完船隻物料先已招商應用今尚有四府未完今年物料各無解到照

卷十九

四

得咨內開稱已及年分損壞船又一百八十八隻例該修造未及年分損壞船六十三隻不久及年分又該修造其物料俱該坐派蘇松等府恐民力不堪呈乞議處到部照得南京內宮監供應器皿及裝盛物料神宮監司苑局等衙門薑棚及薑芽竹篾等料本部供應器皿及修船物料例俱坐派蘇松等府約計銀十萬兩以上見今累催俱未完解固由官吏違悞亦由民貧辦納不前其操江損壞戰巡船一百八十一隻若再坐派深恐民力不堪有如該司所慮擬合議處查得永樂年間額設戰船止一百三十一隻宣德以後漸增至三百一十九隻至成化年間止存

一百四十隻具載會典當時不聞悞事今乃增至四百隻比永樂年間三倍有餘宜量減其半庶得少寬修造不至連年坐派以重困疲民或謂其有備無患操江船隻不可輕減臣等議得兵家之法雖稱有備無患尤當料敵度強敵大盜出沒於江湖之間必用水戰決勝則戰船不得不多若強敵大盜或在北欲渡江而南或在南欲渡江而北則戰船止於巡邏把截自不須多蓋敵一登岸戰船即皆無用故也況今四方甯靜無強敵大盜之虞其出沒江上者不過鹽徒小盜若設戰巡船二百隻以府縣巡司等船固已足用其多餘戰巡等船實係無用縱有大盜

卒起兵部馬快等船不下四五百隻亦可一時借用不為無備今乃以多餘無用之船而連年坐派以重困疲弊之民似為非計又查得新江口戰坐巡哨等船舊例五年一修十年一造先年損壞俱係操江官軍自備物料修理天順三年該南京內守備題會同外守備并本部議將座船二隻先儘舊料不敷之數會有關支會無買辦動支官錢給還戰船該用物料以五分為率二分官為出備三分原船官軍出備會議題准一向遵行至成化二十年該外守備奏要將損壞船隻止行南京工部修造本部備查題准事例具奏仍准照舊官二軍三至成化二十三年又該內

外守備題巡軍比操軍辛苦巡船損壞要行南京工部修造工部覆題備行本部查照果無別議將該用物料查會關支買辦仍委官一員嚴督龍江提舉司官吏匠作及南京中軍都督府差撥官軍與同原船旗軍相兼用工修造本部既失於查照題准見行事例執奏又失於查照原奏情節乃將巡船並戰船通與修造從此遂成故事宏治十八年又該本部奏准將改造戰巡等船會無物料坐派直隸蘇松等府州縣辦解沿襲至今遂為定例

本部

不切於彼遂將戰船視為

因戰船損壞

官物非止不加愛惜甚或行作踐往往不及年分先已

損壞捱及年分則又移文本部修造其弊已久臣等議得運糧官軍勞苦萬狀運船損壞尚與官停半出銀修造操江官軍安逸已甚戰船損壞反不出分文止行本部修造已為不平又致生戰船速壞之弊深為未便乞勅該部會同兵部計議如臣等所議萬一可采乞將戰巡船量留二百隻應用其餘俱送龍江提舉司拆卸堆垛候留用船隻損壞即用修造不敷料銀或查照題准舊例以五分為率官二軍三或比照運船事例官軍停出戰船既減則修造自少操軍知愛惜其船則損壞必遲修造益少修造益少則物料本部可辦不必坐派各府以重困疲民事體似甚

便益

織造議

議處織造絲料及叅劾不職官員事該都水司呈奉本部
送准守備揭帖云案呈到部卷查嘉靖四年據舖戶何
輔等告云又行據南京丙字庫申云照得諸司職掌內開
凡織造供用袍服段疋及祭祀制帛須云府置局織造
其所用蠶絲紅花藍澱於所產云糧內折收按歲差
人送庫支用是知織造制帛絲料云有在丙字庫支用係
祖宗正法嘉靖四年料造制帛一萬五千段本部失於查
照將該用絲料不作會有行丙字庫支用卻作會無行應

卷十九

七

天府舖戶買用實係違法叅照舖戶何輔所告情既可憫
理亦甚直既丙字庫申有堪用細絲擬合將原擬行應天
府舖戶買絲一節改正會有行丙字庫支用已經行移神
帛堂遵依選用及條送南京禮部擬行會題去後今准南
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高某等揭帖內稱神帛堂堂長稟稱
丙字庫絲不堪織造等因臣等叅看得丙字庫內外官員
吏典人等職專收支乃將稅糧折收串五細絲濫收粗絲
以致不堪織造支用若非受賂徇私亦係怠職悞事查得
大明律起解金銀足色條下凡收受諸色課程變賣物貨
起解金銀須要足色如成色不及分數提調官吏人匠各

答四十著落均陪還官所據該庫內外官員吏典人等相應比附前律查提究問但該庫申稱所收絲堪用又經守備官選中今神帛堂卻稱其絲不堪參以鋪戶告詞中間恐有別情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該庫內外官員人等比附前律提問惟復別有定奪通行奏請上裁候有命遵照施行再照揭帖又稱神帛堂急缺織造絲料要行從長議處參詳主意不過要照舊行應天府鋪戶買用臣等議得買絲違法損民且使折收絲終歸無用公私兩病深為未便本部既知其弊豈可復行但本堂執稱該庫所收串五絲俱不堪用若不急為議處往來駁難不免悞事乞勅

卷十九

八

該部移文戶部轉行南京戶部計議合無將明年以後湖州府解到串五絲徑送本堂收用仍行移丙字庫知數公私兩便庶經久可行又查得諸司職掌內開蠶絲出產在浙江湖州府每年該折收六萬斤見今每年折收串絲荒絲各止一萬兩計各止一千二百五十斤其神帛堂每年該用絲數累次行查堅不准行以此不知的數據守備平日口稱每年織三千段該用絲二千八百十二斤八兩又查得內織染局所織詰勅絲料亦該在丙字庫支用每年織一千道計該用絲若干斤照得見今折收串五絲數少支用不敷不免又費議處亦乞轉行南京戶部計議再查

神帛堂如果每年織制帛三千段則串五細絲再加派二千七百五十斤務勾兩衙門支用此係舊制不為多事再照丙字庫見有絲近年者已該三萬三千餘斤遠年者不知其數既各衙門俱不支用俱將化為灰燼似亦可惜亦乞轉行南京戶部議處為便緣係議處織造絲料及叅劾不職官員事理云

制帛一段長十八尺六料串五絲十五兩每尺該絲八

錢三分三釐強

誥命一品文職長一丈二尺料串五絲一斤十二兩

六錢一分二釐五毫二品長一丈料絲一斤六

卷十九

九

兩八錢六分二釐五毫三品長八尺五寸料絲

一斤四兩一錢八分七釐五毫五品長六尺料

絲一斤五錢一分二釐

勅命一料絲十三兩六錢九分二釐五毫

誥武職料絲十三兩一錢三分八毫

此料數係織造原數今以制帛分兩丈尺計之似乎至多當時亦欲題准減省後以遷官未奏云

民財空虛之弊議

理財足民以安天下以保聖治事臣竊聞平天下之道重在理財蓋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

亂從之是固不可忽也古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去年因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等處凶荒各該撫按官員累奏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皆空虛不足可想見矣臣竊以為在官之財不足固為可慮然不若在民之財不足可慮之甚也蓋民財不足則樂歲不免於凍餒而凶年必至於死亡凍餒死亡之憂迫之於中而剝削差科之患又迫之於外事勢窮極盜賊必起此蓋宗社之憂非小利害也是豈不甚可慮哉去歲凶荒賴皇上聖明亟行蠲免大為賑濟民心少安然而死者已衆

萬一不幸頻歲凶荒不知民何以堪命是蓋不可不預為之所也臣猥以迂疏備員戶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四在民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亦有四宗室日蕃武職日濫冗食太多冗費太廣此四弊者在官之財所以空虛而不足也而徵納逋欠之弊則又在其外焉官吏剝削差科繁重風俗奢僭生齒蕃多此四弊者在民之財所以空虛而不足也在官之財不足四弊本部先已具題外其在民之財不足四弊臣謹開坐具奏伏望皇上憫百姓之困窮念宗社之大計勅令該部議擬採行則民財可足天下可安而皇上孜孜求治

之心亦可以少副矣臣愚不勝惓惓
一官吏剝削 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為盜
大者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此必然之理也我太祖高皇
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
即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製為大誥醒貪錄諸書以戒
諭之又定為官吏受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
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
革乃於洪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為雜犯死罪准
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聖祖寬恤之仁

卷十九

十一

也奈何官吏不才不體聖祖之心漸啟貪賂之習積至正
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
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
賊蠭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於正德六年奏
言先欲勅諭大臣令其受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
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己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貲產輕則
為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
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
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則材知有限不可勉
強若一概加罪誠為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

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况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相對且未嘗傷其性命似未為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有宋之時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於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逮范公遠矣况官吏貪賂則剝削小民小民困窮則遺禍國家情既可惡關係尤重此與其他不才悞事者本同是安可過為姑息而不加重治哉伏自皇上即位以來選用忠賢禁止賄賂輦轂之下號

稱清明然府縣之間貪風猶在誅求剝削至今未已上司多事姑息不行嚴治甚者交通賄賂縱容行私民財日空民生日困其弊大端在此此風不革而欲望小民之安國家之治蓋斷乎無是理也臣愚竊聞治久病者用毒藥革久弊者用重典宜先申明戒諭天下百官令其守廉愛民令下之後敢有仍前貪賂害民者凡犯枉法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貲產照例充軍犯不枉法及侵盜贓至銀一百兩以上及他物值銀一百兩以上者亦籍沒貲產照常為民軍職犯贓一體歸斷若上司官承告官吏貪贓事情不與受理及雖與受理而擬斷不如法者即以不才黜退有贓

者亦從重論每年終巡按御史及法司俱將問過贓官起數造冊具奏以憑查考其奸頑妄捏贓私排陷官吏者除問以誣告罪名仍遷徙化外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恥豈肯改行若籍沒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懼則貪風庶乎可革民財不耗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庶可保之於無窮矣

一差科繁重傳稱時使薄斂以勸百姓為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為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斂之以薄而不置其財斯可矣此蓋

卷十九

十三

古聖賢之明訓而萬世不可易也仰惟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夫祇候弓兵卑隸門禁厨斗之類無所不役固已多矣但國初法令嚴明編僉有數故民力未至甚勞近年以來則常役之外雜派夫役紛紛而出如斫柴夫擡柴夫修河夫修倉夫運料夫接遞夫站夫鋪夫閘夫淺夫之類因事編僉蓋有不可勝數者矣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錄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但國初於公用物料猶令稅糧折納或官錢收買故民財未至甚費近年以來則額

徵之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厨料太常寺牲口南京則又有供用器皿物料戰巡船隻物料內府各衙門應用物料隨時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矣以上夫役物料臣之所知者耳所不知者尚不止此例皆取辦於民上司惟務事行至於民力之堪與不堪民財之敷與不敷皆不暇計賢能守令縱有愛民之心迫於上令亦不能自行其志不才官員則又因以為利加以吏典與里胥賣放多科小民受害所不忍言民財之耗民生之因此亦大端也臣竊以為前項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力使受一分之

卷十九

賜宜行令各州縣通將人丁查出略做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役占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如緊急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夫通融協濟夫去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願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及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則宜仍照國初舊例係遠方州縣產有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應用係京師近地產

有者則徑以各處解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通不許令民出辦其各項物料內有不係緊用者仍令各該衙門查出量為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可保之於無窮矣

一風俗奢僭 易稱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稱履以辨上下定民志蓋用度奢侈則民財必傷上下不辨則民志不定此蓋必然之理而為治者所當念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於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即定有制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各治以罪其居處僭上用者至處死籍沒立法之意蓋甚嚴矣彼時百姓初脫亂

卷十九

十五

離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僭甚少中間奢僭犯禮者不過二三豪家聖祖已嚴為禁約如此自國初至今百六十年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貴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一宮室臺榭之費至用銀數百兩一衣服燕享之費至用銀數十兩車馬器用務極華靡財有餘者以此相誇財不足者亦相倣效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閭巷貧民習見奢僭婚姻喪葬之儀燕會賻贈之禮畏懼親友譏笑亦竭力營辦甚稱貸為之官府習於見聞通無禁約間有一二賢明之官欲行禁約議者多謂奢僭之人自費其財無害於治反譏禁者

不達人情一齊衆楚法豈能行殊不知風俗奢僭不止耗民之財且可亂民之志蓋風俗既以奢僭相誇則官吏俸祿之所入小民農桑之所獲各亦不少豈能足用故官吏則務為貪饕小民則務為欺奪由是推之則奢僭一事實生衆弊蓋耗民財之根本也臣愚以為風俗既壞非嚴為禁治則弊不可革宜令禮部查照祖宗舊制再行申明如婚姻喪葬禮物妝奩祭祀燕飲之類舊制未備者亦各定為制度其僧道死喪追薦災禍祈禳之類或通行禁止或令比照祭祀制度而行制度既定通行天下刻榜禁約犯者除問罪外俱將其違

飲食諸物不可

卷十九

十六

者依所

以

但以三分給告人充

賞七分備賑及

民糧差拖欠之用再犯倍罰三犯

不分官民俱遷徙化外如該管官員承告官民奢僭事情不與受理及雖與受理不照例罰治者俱依制書有違問罪通不管理者即以不職罷黜蓋出令在君承君之令而致之民在臣臣既不奉行君令不職甚矣罷黜何疑或謂告人給賞則起告訐之風犯人罰沒或為貪官之地皆非治體難以施行臣竊以為令貴必行禁貴必止令之不行禁之不止雖堯舜不能為治緣官民奢僭該管官員必須見知方可罰治若告人無賞則人皆謂奢僭者自費其財

於我無損出名告舉徒結讐怨於我何益下人既不告舉
上官何由見知欲令行而禁止難矣聖祖於除奸革弊皆
賞告人蓋為此也至於將違法之物沒官及物之不可沒
官者照所費罰銀備賑或補貧民糧差拖欠則損有餘而
補不足者無所不可若官吏讀安善不正法奈何預為計
慮遂將禁治奢僭之良法格而不行哉臣又聞京師四方
之極君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近伏望皇上敦
行節儉為天下先嚴戒內外官員節用惜福不許過為奢
僭以壞風俗違者聽科道糾舉一體罰治如此則民財不
耗民志不惑而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

卷十九

七

一生齒蕃多 孔子適衛嘗有民庶之嘆冉有問既庶矣
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
成此必然之理也仰惟國朝開創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
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自然有餘承平既久生齒蕃多而
土地所生之地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加以官吏剝
削差科繁重風俗奢侈則民財安得不耗民生安得不困
方今民困極矣向上三弊若蒙准行則可救其半至生齒
蕃多別無善策惟有盡辟地利以資生養一法尚可施行
方今地窄之處貧民至無地可耕而鳳陽淮徐山東登萊
等處荒田彌望近日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田其

意亦皆在此但開墾荒地之法其事甚難蓋召集開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務農時月不暇他營朝暮飲食何所取給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亦終無成效臣愚以為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齊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今山東雖設官勸農而未假以事權鳳陽等處則皆未命官宜勸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勅書令其專管勸農或查撥本處丁多田少之人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之人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

卷十九

八

俱聽從便宜施行凡農民該用室廬農器種子賑給俱許其動支官錢虛置仍令其兼管詞訟凡所收紙價贖銀俱聽其便宜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老人盡心勤謹者許從便賞勞仍刊給農桑撮要等書使各知種植之法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每畝料米五升即以補該縣逃移逋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趨與陞授或因循怠惰三年無成亦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去處各令教民開辟五年之間地辟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地荒而糧欠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辟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

之用亦有所資矣

奏疏

東昌同知乞致仕狀

患病不能供職乞恩放歸田里事臣見年四十二歲係河南懷慶衛軍籍直隸揚州府泰州如皋縣人由進士歷任翰林修撰正德五年三月內奏准致仕正德六年二月初行取復職正德八年四月內因不謹得罪改調直隸大名府開州同知正德十年閏四月內轉陞今職當年五月初十日到任伏念臣才既迂疏身復多病本不宜久在仕途先年已得放歸田里後來復蒙起用臣病實未痊可顧念

卷十九

九

昔叨侍從久被恩私無一言補報而去於人臣之義未安重以親老家貧公私交迫故不得已扶病赴職一則欲竭犬馬之忠稍圖補報一則欲竊升斗之祿以給俯仰此臣之志也而才智短淺言行乖違績效未有分毫過惡不勝指目又不能見幾早退至以不謹得罪猶蒙聖恩寬宥不加重譴仍與善地初時猶欲勉圖後功以贖前罪而政務多端才智難強憂勞交劇疾病益增在任兩年患病過半若治臣瘵曠之罪自當從罷黜之科猥蒙超轉官階俾佐大郡蓋朝廷念臣曾叨侍從於臣無所知識故優假之如此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獨念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臣前任開州事簡地僻尚多瘵曠今任東昌統轄十八州縣路當南北要衝政務既多應接不暇以臣不才多病之人豈能勝此近來病勢增重怔忡眩暈無日暫甯咳嗽嘔噦不時舉發加以肢體疼痛神志昏迷舉措累有乖違政務實多荒廢若不預求退避誠恐瘵曠益甚罪責難免伏望聖恩矜憐乞勅該部將臣放歸田里使臣得釋去罪責苟延性命臣不勝感戴戰懼之至

東昌再乞致仕狀

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放歸田里事臣先因患病不勝供職於正德十年九月內奏乞放歸田里奏下未蒙覆奏

臣竊料該部之意必謂臣病未至沈痼不忍即便棄捐此固大臣愛惜人材之意至於臣義之不可不去情之不能復留則該部蓋有未及察者伏念臣固滯迂疏褊狹狂躁既無臨政之才又無保身之術加以疾病侵亂神志昏迷舉措累有乖違職務實多妨廢特以上司委曲包容未即糾舉然包容者私情也糾舉者公法也臣若不亟求退避至於瘵曠益甚罪狀益明上司雖欲委曲包容臣雖欲徼倖苟免皆不可得夫以瘵曠受罪在不才之人固不足惜公家之事不免有悞然則孰若未敗而去之為善乎此臣之義所以不可不去也臣嘗謂士生世間有才者則當進

用而憂民之憂無才者則當退處而樂己之樂臣竊祿十有五年初無分毫補報臣之不才已可知矣况疾病已深神志已沮若復久留仕途展轉沈痼必至傷生進既無益於公退又不遂其私俯仰身世抱恨何極此臣之情所以不能復留也臣竊聞聖人為治貴順人情故不責人以所不能強人以所不欲方今英俊如林不乏任用府貳之官亦人所歆慕夫使不才多病者退休田里而明精健者馳驅仕途則上既不悞公事下亦順其私情大臣駕馭人材表正風俗之道一舉兩得何必留一不才之人然後為愛惜人材也哉臣誠情迫於中言語干冒罪當萬死伏望

卷十九

三

聖恩矜憐少寬斧鉞勅令檢臣先奏放歸田里使臣得釋去罪責苟全性命臣不勝感戴戰懼之至

禮部再乞致仕狀

自陳衰病曠職懇乞天恩放歸田里事臣先因患病不能供職具奏乞恩放歸田里欽蒙准給假調理除欽遵外伏念臣稟受淺薄血氣早衰自新年以來每站立稍久則腰脊酸疼勞苦略過則噦嗽並作頭目眩暈心志怔忡每感輒發每發增重臣竊計既衰無復壯之期居官無不勞之理若疾病略發則職業必曠職業既曠則罪責不免與其得罪而後歸不若見幾而早退是以冒昧具奏乞恩放歸

田里荷蒙聖恩不即罷黜仍准給假調理臣不勝感激初亦欲勉強調理以圖補報奈病根已深調理難效經今半月不得痊可臣竊計病勢如此若復貪戀恩私不早引退則憂勞相尋病必沈痼非惟無以盡補報之忠且將不免貽性命之慮此臣所以日夜憂懼不知所處也伏望聖恩憐臣衰病將臣放歸田里俾得釋去憂勞少延殘喘以仰觀治化之至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禮部致仕謝恩疏

謝恩事臣先因患病不能供職具奏乞恩放歸田里欽蒙准臣給假調理續為自陳衰病曠職懇乞天恩放歸田里

卷十九

二十三

事奉欽依何瑭屢稱有疾准回籍養病欽此除欽遵外伏念臣猥以疎庸誤膺任使思逾海嶽報乏涓埃茲以衰病乞歸復蒙准令養病臣不勝感激擬欲扶病入朝謝恩面辭重念病體尚虛眩暈時作誠恐傾仆失儀深為未便為此除望闕叩頭外謹具本辭謝伏望聖德益崇皇猷允塞臣幸未僵仆尚當與農夫樵叟歌咏太平傳示無極臣不勝感戴戀慕之至

禮部三乞致仕狀

懇乞天恩憐衰病容令照舊回籍養病事臣先於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因衰病曠職具奏懇乞天恩放歸田里荷

蒙聖恩准放回原籍養病臣於五月初一日具奏謝辭於初六日出京回籍初七日至張家灣地方准吏部差人送到咨文內開節該欽差四川道監察御史毛鳳詔奏陛下近准禮部右侍郎何塘回籍如蒙愛惜是才欽命在京調理病痊即出供職等因節奉欽依何塘著在京調理病痊仍出辦事不許回籍亦不必辭備咨到臣臣不勝感激伏念中外羣臣才德學術過於臣者不可勝數選擇任用綽綽有餘陛下下一聞御史之言即改命臣在京調理病痊仍出辦事恩眷之厚臣雖粉骨碎身亦不能報但念病勢有淺深則調理有難易臣之病因氣血早衰每遇憂勞則

卷十九

發緣氣血之衰非旬月可補而職業之重不免憂勞若久病不痊則曠職有罪臣所以懇乞放回者蓋勢有所不得已也臣今已遵奉先次恩命回籍在途若遵依今次恩命仍復還京調理誠恐病痊無期既無以仰報聖恩而久病廢職且不免終罹刑憲此臣所以憂懼悲傷而不知所處也夫士君子進德修業孰不欲遭際明時少行所志享有爵祿以為光榮哉臣少年讀書亦頗辛苦今幸得遇聖明之君見有富貴之樂若臣病堪支持心無憂懼亦安肯無故求退以自處於貧賤之地哉然則臣之情可推而臣之薄命真可憐矣伏望聖恩憫臣衰病之苦察臣懇迫之情

仍容臣照依先奉恩命放回原籍養病使得釋去憂勞少
延殘喘則未盡之年皆陛下之所賜也臣不勝感戴之至
今臣欲還京則患病不能欲回籍則懼罪不敢進退維谷
朝夕徬徨

辭免掌都察院狀

辭免新命乞恩容令照舊養病事臣於嘉靖八年四月內
因衰病曠職具奏懇乞天恩放歸田里節奉欽依何瑋既
屢稱有疾准放回原籍養病臣於五月初六日起程原籍
本月二十三日准吏部咨該吏部等衙門題照得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員缺今推得禮部右侍郎何瑋兵部右侍

卷十九

五

郎黃衷俱堪任伏乞聖明於內簡用一員令其到任管事
等因奉聖旨何瑋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管院事欽
此欽遵備咨前來臣不勝感激恐懼即欲具奏辭免因在
途次未便六月十六日臣始回至原籍伏念臣因衰病乞
歸荷蒙聖恩准令回籍養病方幸苟延殘喘豈敢復望陞
擢其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員缺在位諸臣自足擢用不
意該部推臣推薦又誤蒙聖明簡用恩出望外事異常經
臣誠不勝感激但念臣方以衰病求退輒蒙非常恩命心
實不安况都察院係紀綱之司都御史為風憲之長雖兩
京之政務繁簡不同而百辟之具瞻彼此無異任是職者

必其事無不知知無不言庶幾少稱伏念臣才識迂疎學問粗淺於國家之政務既未通知於臣下之賢否尤寡聞見加以見今疾病侵尋神志摧沮怔忡眩暈無時暫甯嘔噦疼痛有感則發豈能振舉紀綱仰贊廟謨不允上孤聖明簡用之恩下失大臣薦揚之望得罪邦憲貽誚士林臣誠不勝恐懼伏望聖恩憐臣衰病容令照舊原籍調理收回新命改授賢能則國之紀綱可以振舉臣之私情亦得便安臣不勝感激恐懼之至

表

恭上皇考獻皇帝徽號賀表

卷十九

五

伏以化始家邦昭一人之有道禮先孝敬合萬國之歡心凡在臣民悉皆忻抃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天賦英睿夙成上帝篤生默定神人之主大宗入繼允符中外之心義雖重於所承恩豈忘乎自出肆隆名徽號既盡禮於有常而備物殊稱兼伸情於罔極事緣義起含生仰仁孝之風恩自上流率土受汪洋之澤臣等躬逢曠典喜倍恆情限守職於南藩允傾心於北闕伏願致愛致敬篤孝養於兩宮多壽多男隆本宗於萬世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恭上昭懿慈壽皇太后徽號賀表

伏以英皇配舜垂千古之鴻名任妣母周啟一朝之聖治
傳聞自古喜見當今恭惟昭聖慈壽皇太后陛下德備坤
元聖同天倪贊襄孝廟敷陰教於四方啟佑武皇著母儀
於九有贊揚遺詔迎立聖明寶位欲危而安人心翕然以
定此固天心之有在亦由聖德之難名肆皇心圖報之無
方致徽號屢加而不已臣民均慶夷夏同懼臣等職守外
藩心馳遙賀伏願思齋思媚迨周世之遺風永壽永康鄙
漢帝之陋習慈闈有慶享孝養於九重聖壽無疆永瞻依
於萬國臣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恭上章懿皇太后徽號賀表

卷十九

七

伏以命與德新聖主際龍飛之運母由子貴慈闈隆鴻號
之稱歡聲雷動於臣工喜氣春生於宮闕一朝盛事千載
奇逢恭惟章聖皇太后陛下毓秀坤元鍾靈月魄徽柔素
著懿德迥出於羣倫真順夙成盛德同符於厚載是致皇
天之眷篤生聖哲之君宸居既正於離明大禮宜隆於長
樂金書玉冊徽稱極九有之尊海錯山珍奉養備萬方之
品臣等幸逢盛事喜溢中心思桂殿以傾誠望楓宸而致
祝伏願慈顏悅懌懌家邦永固於萬年聖孝昭彰治化宏敷
於四海臣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